



官

四書輯釋

論四至六

三

0418
1000
3



12



論語卷之四

里仁第四

凡二十六章

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處上声焉於

里有仁厚之俗為美擇里而不居於是焉則失其是非之本

心而不得為知矣語錄本意只是擇居擇字因上句為文孟

擇鄉居之道也薰陶染習以成其德賜恤保愛以全其生豈

細故哉夫子稱子賤而歎魯多君子以此也熊氏曰孝而

篇言親仁此言處仁後篇言以友輔仁又言居是邦友其士

之仁者居養見問之助薰陶漸染之益皆資於人者也通

曰集註仁厚之俗四字有斟酌一里之中安得人皆仁者但

有仁厚之俗則美矣先師曰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皆人之

本心是非之心知之端也不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

仁知者利仁樂音洛知去声

約窮困也利猶貪也蓋深知篤好去声而必欲得之也饒氏曰

明治
月 年
日 癸未
井澤元純藏書

於仁如小人貪利皆不仁之人失其本心父約必濫父樂
必淫張氏曰不仁者勉強而暫處則有之差久則移於約樂
久約者為飢寒所迫而不自守以至於濫淫如外如
水之溢於外去故曰濫淫樂者為富貴所溺而不自守不
知不竟至於驕奢如水之浸入裏來故曰淫濫字是窮斯
矣淫字是富貴不能淫之淫。吳氏曰約與豐對案與憂對
對率之互文也。不仁者不可一日處聖人之言待人以厚故
一失三者俱失矣。所以於上章焉得知則曰失其本心集註之精密如此惟仁
之本心此於不仁則直曰失其本心集註之精密如此惟仁
者則安其仁而無適不然知者則利於仁而不易所守蓋雖
深淺之不同然皆非外物所能奪矣語錄深謂仁者淺謂知
者未能無私意只是知得私意不是着脚所在又知得無私
意是好所以千方百計亦要克去私意。饒氏曰安仁者心
與仁猶二仁即我即仁故曰於其仁即仁者之仁也利仁者心
與仁猶一仁於仁猶有間故曰於其仁猶未是知者之仁不過利
於仁耳。輔氏曰無適不然無所往而不知者之仁不易所守知
而弗去是也。致堂胡氏曰舜之飯糗茹草若將終身被袵
衣鼓琴若固有之此安仁之晏平仲此利仁者也。原憲環堵
楨汶上魯之季文子齊之晏平仲此利仁者也。原憲環堵
也。○謝氏曰仁者心無內外遠近精粗之間去聲非有所存而

自不亡非有所理而自不亂如目視而耳聽手持而足行也
知者謂之有所見則可謂之有所得則未可有所存斯不亡
有所理斯不亂未能無意也安仁則一利仁則二語錄朱子
二句以為上蔡見識直是高諸解中未有及此者安仁者非顏閔以上去聲去聖人為
不遠不知此味也諸子雖有卓越之才謂之見道不惑則可
然未免於利之也語錄吾心渾然一理無內外遠近精粗須
知得此味猶未到安處。輔氏曰存言其體理言其用知者
有所操存其體斯不亡有所經理其用斯不亂仁者則不待
如此一體一用皆自然而然。饒氏曰存於彼處或不能存於
之間是說他仁熟處他人於此處能存於彼處或不能存於
此處能理於他處或不能理於此處。應事接物時近謂如
遠近精粗無適不然內謂存處時外謂應事接物時近謂如
用常行厥遠謂非日用常行處是精如治詩書禮樂等事粗如
治錢穀甲兵等事存是心行處是事理。吳氏曰易繫論語
多以仁知行並言。樊遲亦再問仁者失其本心者問不出知行
非有所存而自不失利仁者能存其本心而唯恐失之嗚
呼安之者不可遽及失之者可為戒而守之者可為法矣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好惡皆去聲

惟之為言獨也。蓋無私心然後好惡當於理。程子所謂得其公正是也。語錄程子只着公正兩字解這處其怕人理會有人好惡當於理而未必無私心解公字好惡當於理解正字當於理然惟公而後能正公是箇廣大無私意正是箇無所偏尚處。胡氏曰無私心體也。好惡當於理用也。饒氏曰忠清章論仁是因事而原其心故先言當於理而後言無私心能好惡是由心而達於事故。游氏曰好善而惡惡如天下之同情然人每失其正者心有所繫牽於而不能自克也。惟仁者無私心所以能好惡也。通曰好惡之心人皆有之獨人能惡人皆須看能字好惡當於理始可謂之能不然非能好惡也。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惡如苟誠也。如苟日新之苟。胡氏曰苟字有二義有以苟且為苟類是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其心誠在於仁則必無為惡之事矣。苟志於仁四字涵三意志於仁與志於道不同仁是道德之精純志是志向之堅定而又加以誠焉則於為惡之事可保其必無矣。陳氏曰此是君子小人分路猶向東行人一心向東去無復有回轉向西之理西行人亦然。

揚氏曰苟志於仁未必無過舉也。然而為惡則無矣。通書解悖理為惡無心失理為過。輔氏曰過幸謂或用意過當或資質之偏或氣壹之動志無惡則志為之主也。志在於仁則思慮自不到惡上矣。熊氏曰語言志有三曰志李曰志道曰志仁仁則直指本心九親切矣。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惡去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聲去不以其道得之謂不當得而得之。或問君子而有以非道得之類。而得之非語其平日之素行也。如孔子主我衛卿可得盜賊誣誤陷於刑戮之類。以致貧賤也。然於富貴則不處於貧賤則不去。君子之審富貴而安貧賤也如此。語錄富貴得則害義理故不處貧賤不當得而得則自家義理已無礙居之何害不可計較云不當得有汲汲求去之心。張子韶曰審富貴安貧賤之說極好。審富貴是義安貧賤是命。王氏樂貧賤不苟去。則可以久。處約。

君子去仁惡乎成名。惡平

言君子所以為君子以其仁也。若貪富貴而厭貧賤，則是自離其仁而無君子之實矣。何所成其名乎？名者實之實，因聲去聲。饒氏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是結上生下。輔氏曰：貪字與審字相反，厭字與安字相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造，七沛音。

終食者一飯之頃，造次急遽苟且之時，顛沛傾覆流離之際，蓋君子之不去乎仁如此。不但富貴貧賤取舍上聲之間而已也。語錄杜預謂草次之期，言草草不成禮也。便是此意。左傳：大賈大祭之時，顛沛如曾子易簣之時。無終食違仁，是無時而不仁。造次顛沛必於是，是無處而不仁。貧氏曰：此章當作三節看。處富貴貧賤而不苟，此一節。猶是麓底工夫。至終食不違，又是一節。乃存養細密工夫。然猶是平居暇日事。可勉而至於造次急遽之時，患難傾覆之際，若非平時存養已熟，至此鮮不失其本心。若能至此，猶必於是，是仁乃有遠能造於細密者，故必以審富貴貧賤為本。然後能進功於此，乃用。○言君子為仁，自富貴貧賤取舍之間，以至於終

食造次顛沛之頃，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也。然取舍之分去聲明，然後存養之功密。存養之功密，則其取舍之分益明矣。輔氏曰：取舍之分，在外審富貴貧賤，是也。而實有助於內存養之功。在內所謂無終食造次顛沛之違，是也。而實有益於外。故取舍明則存養愈精密，而無遺闕之處。存養密則取舍愈分明，而無疑似之差。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上。好惡皆去聲。

夫子自言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蓋好仁者真知仁之可好，故天下之物無以加之。惡不仁者，真知不仁之可惡，故其所以為仁者，必能絕去不仁之事，而不使少有及於其身。此皆成德之事故，難得而見之也。語錄：好仁惡不仁，只是利仁事。仁者是資性渾厚，底惻隱之心，較多。惡不仁者，是資性剛毅，底羞惡之心，較多。聖人謂我未見好仁惡不仁者，又從而解之曰：我意所謂好仁者，須是無以尚之。惡不仁者，須是使不仁者加乎其身上，是好的篤要之切，非略略恁地。知好惡底則其好可終矣。若說我好仁，又却好財好色，便是不曾好仁。

惡不仁者如惡臭惟恐惡臭之及其身好好色惡臭皆
是已身上事非是專言好他人之仁惡他人之不仁也
而惡不仁者天下人而已而此意顏子明道是好仁
孟子伊川是惡不仁。求嘉陳氏曰性各有偏重顏子是好
仁之人豈不能惡不仁。然好仁意思勝如惡不仁故各於偏
重處成就。蔡氏曰論資質則惡不仁者不如好仁者之渾
然論工夫則好仁者不如惡不仁者之有力要之皆成德之
事。饒氏曰好仁者於好上重惡不仁者於惡上重惡不仁
者未便是仁因其惡不仁也而後能為仁故曰其為仁矣其
是將然之辭既惡不仁則亦將為仁矣是何也以其惡之之
深不使不仁之事
加於其身故也

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

言好仁惡不仁者雖不可見然或有人果能一旦奮然用力
於仁則我又未見其力有不足者蓋為仁在己欲之則是而
志之所至氣必至焉故仁雖難能而至之亦易去声下同也

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蓋疑辭有之謂有用力而力不足者蓋人之氣質不同故疑

亦容或有此昏弱之甚欲進而不能者但我偶未之見耳蓋

不敢終以為易而又歎人之莫肯用力於仁也語錄有一般

非不切至到中間自是欲進不能所謂力不足者中道而廢

正是說此等人這般人亦未之見可見用力於仁者之難得

也○此章言仁之成德雖難其久然學者苟能實用其力則

亦無不可至之理但用力而不至者今亦未見其人焉此夫

子所以反覆而歎息之也輔氏曰此章三言未見而意實相

承初言成德者之未見非欲言用力

者之未見未又言用力而力不足者之未見無非欲言者因

是自警而用力於仁耳。通曰好仁惡不仁者利仁之事用

力於仁者勉行之事皆未之見可歎也用力而未至者亦未

之見益可歎也然不必謂世無其人但謂我未見其人猶有

不絕望之意焉其勉人也切而待

人也厚可於此觀聖人之心矣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黨類也程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類君子常失於厚小人常

失於薄君子過於愛小人過於忍尹氏曰於此觀之則人之

仁不仁可知矣語錄君子過於厚與愛雖是過然亦是從那

仁中來血脉未至斷絕若小人之過於薄忍

則仁之血脈已斷絕謂之仁可乎。人之過不止於厚薄愛
忍。四者伊川止是。幸一隅耳。若君子過於廉小。人過於貪君
子。則於介小。仁過於通。而仁之類皆然。亦不可止。此但就斯處
看。則或問。采劉氏曰。周公使管叔監殷。而管叔以殷畔。昭公
矣。不知禮而孔子為之。曰。周禮實過也。然周公愛其兄。不致
君。是乃所以為仁也。曰。聖經曰。涵宏博於人。之過多不致。其
夫。子。黨。而。厚。論。愛。忍。自。無。仁。包。在。其。中。矣。而。觀。人。之。自。觀。自。無。不
其。黨。而。曰。斯。厚。論。愛。忍。自。無。仁。包。在。其。中。矣。而。觀。人。之。自。觀。自。無。不
備。但。又。曰。斯。厚。論。愛。忍。自。無。仁。包。在。其。中。矣。而。觀。人。之。自。觀。自。無。不
尹。氏。而。又。曰。斯。厚。論。愛。忍。自。無。仁。包。在。其。中。矣。而。觀。人。之。自。觀。自。無。不
小。人。而。又。曰。斯。厚。論。愛。忍。自。無。仁。包。在。其。中。矣。而。觀。人。之。自。觀。自。無。不
實。重。在。這。一。邊。觀。亦。仁。仁。可。見。也。曰。周。公。只。說。這。一。邊。好。底。言。雖。兩。邊。其。意
因。其。過。無。處。足。以。見。其。過。仁。如。周。公。只。說。這。一。邊。好。底。言。雖。兩。邊。其。意
處。不。薄。無。處。足。以。見。其。過。仁。如。周。公。只。說。這。一。邊。好。底。言。雖。兩。邊。其。意
其。過。然。後。無。處。足。以。見。其。過。仁。如。周。公。只。說。這。一。邊。好。底。言。雖。兩。邊。其。意
故。受。汗。辱。之。名。所。謂。觀。過。知。仁。是。也。通。後。漢。書。吳。祐。順。帝。時。遷。膠。東。侯。相。祐。私。賦。民。錢。簡。以。身。率。物。吏。人。懷。而。不。欺。嗇。夫。孫。性。畜。夫。小。吏。也。歸。伏。罪。性。慙。市。衣。以。進。其。父。得。而。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促。談。父。言。祐。曰。掾。以。親。故。受。汗。穢。之。名。所。謂。觀。過。斯。知。仁。矣。使。衣。遺。謝。去。聲。之。愚。按。此。亦。但。言。人。雖。有。過。猶。可。即。此。而。知。其。厚。薄。非。謂。必。俟。其。有。過。而。後。賢。否。可。知。也。通。人。而。言。觀。過。兼。指。子。

君子而言仁者人之本心也。君子不失其本心。故觀其无
心之過。猶可知其本心之存。小人本心已亡矣。又何觀焉。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道者事物當然之理。苟得聞之。則生順死安。無復扶又遺恨
矣。朝夕所以甚言其時之近。生順死安四字本張子西程

子曰言人不可以不知道。苟得聞道。雖死可也。又曰皆實理

也。人知而信者為難。死生亦大矣。非誠有所得。豈以夕死為

可乎。信語錄道不外乎日用常行之間。患知之未真耳。知得到

只如此。便死亦枉了。曰。聖人非謂人聞道而必死。但深言

道不可不聞耳。蓋將此二句來。反之曰。若人一生而不聞道。

雖生長亦何為。人而聞道。則生也不虛。死也不虛。若聞道

則生也。在何處。曰。黃氏曰。此所謂聞道。心悟也。即融會貫通。處為

謂也。陳氏曰。此所謂聞道。心悟也。即融會貫通。處為

孝若不虛。此境雖皓首窮經。亦枉過一生。已到此境。雖死無

憾。亦不虛。此境雖皓首窮經。亦枉過一生。已到此境。雖死無

聞人無不虛。此境雖皓首窮經。亦枉過一生。已到此境。雖死無

後能聞。子曰。子貢猶謂性與天道不可得聞。必如曾子之唯而

者。惟其生順而後死安也。果能有所聞。必不肯置身於一毫

不順之地矣。饒氏曰：人不聞道，則動作云為，是非皆不知。冥行而已，枉在天地間，做人既聞道，方知為子，必不可不孝。為臣，必不可不忠。每事順理而行，生既順理，則俯仰無愧。其死，方安。問如曾子得正而斃，方死而安。曰：曾子唯聞道，所以須要易簣。曾元唯未聞道，惟知以姑息愛其親，故以幸至。旦為請此章，重在聞道，不在死生。通曰：道者，人之所以為人之理。聞道者，此心真有得乎此理。朝聞道，夕死可也。所謂一旦貫通者，也。苟無平日積累之數，必無一朝頓悟之妙。謂之入而昧其所以為人之理，與禽獸草木同生，死可乎？不可乎？縱使有長生不死之說，亦復可乎？不可乎？可矣。二字令人惕省。然有深題。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心欲求道而以口體之奉不若人為恥，其識趣向也。七住反之卑。

陋甚矣。何足與議於道哉？○程子曰：志於道而心役乎外，何

足與議也。語錄問志道如何尚恥惡衣食曰：有這般半上落

又迂變了。問志於仁則能無惡志於道乃猶有此病何也。曰：仁是最切身底道理。志於仁大段是親切做工夫。所以必無惡志於道則說得來闊。凡人有志於孝，皆是也。若志得來沈而不切，則未必無恥惡衣食之事。或問：求安與求飽者，猶以適乎口體之實也。此則非以其不可衣且食也。特以其不美於觀聽而自慙焉。若謝氏所謂食前方丈，則對客泰然。

疏：食菜羹則不能出諸其戶者，蓋其識致卑。凡又在求飽與安者之下矣。○陳氏曰：志方求而未真有得，安保其無外役以分之。王氏曰：未字見聖人待人寬厚，處兩何足字是先儒鞭迫緊切處。先師曰：內重而見外之輕，得深而見誘之小。斯人也，與之議道則識高明而論精微。今云孝道而尚羞惡衣食，則與不孝無識之俗人何異？其內不重，得不深，可知矣。言此以厲為士而識趣卑陋者也。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適

適專主也。春秋傳：聲曰：吾誰適從是也。左傳：僖公五年，

二公子築蒲與屈士為退而賦曰：狐裘麗茸，以狐腋為裘，貴者之裘也。厲音蒙，厲音亂，兒言貴者之多也。一國三公，蒲屈大都耦，國故獻公與二公子鼎立為三公。吾誰適從？言城不堅，則為二公子所怨，堅之則為固仇，不忠無以事君，故不知從。所適莫不肯也。比從也。然推義之從，不可先懷適莫之念也。

○謝氏曰：適可也，莫不可也，無可無不可，苟無道以主之，不能應變而卒得罪於聖人也。聖人之學不然，於無可無不可

幾聲平於猖音狂自恣乎。此佛老之學，所以自謂心無所住而

能應變而卒得罪於聖人也。聖人之學不然，於無可無不可

之間有義存焉。然則君子之心果有所倚乎？輔氏曰：道是體，義是用，聖人之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懷，思念也。懷德，謂存其固有之善。懷土，謂溺其所處之安。

懷刑，謂畏法。懷惠，謂貪利。君子小人趣向不同，公私之間而

已矣。尹氏曰：樂善，謂懷德。惡，謂懷刑。所以為君子，

苟安。士務得，所以為小人。或問：樂善，惡不善，猶曰好仁惡

威，如疾申公巫臣所謂真罰務去之。小人特欲全其所保而未必
不待懷刑而自安於善。懷土之小人，其欲全其所保而未必
有逐利貪得之心。其為善惡亦各有淺深矣。饒氏曰：或問
此章君子小人之懷，不同與？周比和同相反者，無異否？曰：懷
土懷惠固皆是為利，然與那為惡底小人又似少異。但用心
既殊，其終亦必至於相反。先師曰：懷德者安於善，懷刑者

畏法而不敢為不善。懷土者自恣其所有，懷惠者貪得人之
所有，又此所謂懷土與易所謂安土不同。易與樂天敦仁連
言，有安分不外求之意。此則集註曰：溺其所處之安，又曰：苟
安其相去遠矣。通曰：論語以君子小人對言者甚多，此則
獨指其所懷者言之。懷，思念也。他章多指其所為者言之。此章
則指其所思者言之。所為者行事之著，所思者心術之微也。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孔氏曰：西氏名安，放，依也。多怨，謂多取怨。○程子曰：欲利於

己，必害於人，故多怨。饒氏曰：事依利而行，則利已害人。

○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

何？

讓者，禮之實也。何有言不難也。言有禮之實，以為國則何難
之有不然，則其禮文雖具，亦且無如之何矣。而况於為國乎？

王氏曰：讓以心言，故曰禮之實。○齊軒蔡氏曰：集註言讓者，
禮之實，又言禮文雖具，實字與文字相對發於辭，證之而
見於辭，尊居卑辭，富居貧者，禮之實也。從事乎繁文，則一國
形於跪拜，俯伏者，特禮之文耳。以禮之實為國，則一國與讓
其為國也。何有若徒從事乎繁文，未節之實，為國則已其如
禮何哉。○饒氏曰：孟子告梁王謂上下交征利而國危，又謂

下怨之事也問程子曰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不言
忠恕而言仁恕何也曰此先言仁恕與違道不遠之忠恕不
蓋違道不遠之言一以貫之推己及人之忠恕與違道不遠
是以前已及人之仁與推己及人之忠恕有異故曰此與違
遠異者動以天仁與推己及人之忠恕有異故曰此與違
其中程子之說是言忠恕而一貫在其中朱子曰此與違
詳程子之說是言忠恕而一貫在其中朱子曰此與違
推下應動以天仁與推己及人之忠恕有異故曰此與違
庸違道不遠則即天地之忠恕也本只是下庸之忠恕以
因論語之不遠則即天地之忠恕也本只是下庸之忠恕以
之義也蓋下李忠所以上達聖人之忠恕則一以貫所以上
而聖人之道以為易不說天地之忠恕則一以貫所以上
子參天資本魯點天資高明見得是日積月累工夫去
曾參天資本魯點天資高明見得是日積月累工夫去
今備故傳道之任不在其父而在其子虛實之分未嘗不
有以致辨之。先師曰曾子之孝固在於其力行之始教又
於致知觀集註隨事精察而力行之始教又觀記曾子問中
大孝成於曾子格物致知實大孝之始教又觀記曾子問中
禮之權變於曾子折纖悉必講明之豈有全不加意於致知而
變化其氣質之魯者哉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喻猶曉也義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程子曰君
子之於義猶小人之於利也惟其深喻是以篤好去聲揚氏曰
君子有舍上聲生而取義者以利言之則人之所欲無甚於生
所惡去聲無甚於死孰肯舍生而取義哉其所喻者義而已不
知利之為利故也小人反是語錄君子見得這事合當如此
為之君子之於義見得委曲徹透故自樂為小人之於利亦
是於曲折纖悉間都理會得故深好之○陸氏曰此章以義
利判君子小人乎義則所習者必在於義於義則所喻者必
習由其志小人乎義則所習者必在於義於義則所喻者必
利則所習者必在於義於義則所喻者必習由其志小人乎義
人之已習者必在於義於義則所喻者必習由其志小人乎義
子之說喻以後事象山是說喻以前事○王氏曰各能深喻
後志習在喻先也凡有軒張氏曰李者莫先於義利之辨蓋
存此無所為而然也朱子曰義者無所為而然也朱子曰義
聖之所未發也先師曰君子喻義而小人喻利雖然此言可謂
利之所義之分也先師曰君子喻義而小人喻利雖然此言可
利必背義不義之和之利愈得而害愈甚矣要之義利之界
孝者先明辨其幾微必剛決其取舍至深喻其趣味則君

天子小人成
天淵判矣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省悉

思齊者冀已亦有是善內自省者恐已亦有是惡謂警省非徒察

○胡氏曰見人之善惡不同而無不反諸身者則不徒

羨人而甘自棄不徒責人而忘自責矣

南升鄭氏曰見人之賢者知其德行可尊

可貴則必思我亦有是善天之所賦未嘗虧欠我何以不若人必須猛勇精進求其必至於可尊可貴之地見不賢者則知彼是情欲自沒所以至此必須惕然省察恐已亦有是惡潛伏於內不自知竟將為小人之歸輔氏曰人心之明賢否所不能道然徒見之而不反諸身以致思齊內省之誠則無益於我非為己之學也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此章與內則之言相表裏

朱子全引內則幾微也微諫曰微

諫不謂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也所謂以下皆內語錄幾諫只是漸漸細密諫不要峻暴硬要闡截問幾微是見微而諫否曰人做事亦自有驀地做出來那裏去討幾微由愛心以發乃可故下氣怡色柔聲皆深愛之形見者也

以謂幾微而諫不敢見志不從又敬不違所謂諫若不入起

敬起孝悅則復

扶又

諫也

語錄又敬不違敬已足順了又須委曲作道理以諫上不違微諫之意恐唐突以觸父母之怒下不違欲諫之心務欲致父母於無過之地見父母之不從恐觸其怒遂止而不諫者非也務

欲必誠遂至觸勞而不怨所謂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孰與熟諫父母怒而不悅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也

不曰苦諫而曰孰諫孰字有深味純孰以諫終欲諭父母於道而巳古孰字未從火後來方加之耳真氏曰起者竦然興起之意孰者反復純熟之謂不諫是陷親於不義使得罪於州里等而上之諸侯不諫使親得罪於國人天子不諫使親得罪於天下是以寧孰諫也怒撻之流血猶不敢怨况下於此乎諫不入起敬起孝諫而撻亦起敬起孝敬之豈容有一息忘乎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遠遊則去親遠而為日久定省

悉井

曠而音問踈不惟己之

思親不置亦恐親之念我不忘也遊必有方如已告云之東則不敢更適西欲親必知己之所在而無憂召已則必至而

無失也。輔氏曰：詳味集註，非身歷心驗之不能盡其精微。曲折不之意如此。事親者宜身體之，又曰：有親者遠遊固不可近遊，亦當有方。饒氏曰：有不得已而遠遊，如之何？非不遠遊，是常法不得已而遠出，又有變之道。聖人言常非變。范氏曰：子能以父母之心為心，則孝矣。胡氏曰：遠遊特事，即是而推之，則凡可以貽親之憂者，皆不敢為矣。范氏之說，深得其旨。先師曰：朱子十四歲喪父，韋齋先生事母盡孝，所以發明此章曲盡孝子之心。老杜曰：頗覺良工心獨苦，信哉。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胡氏曰：已見賢適首篇，此蓋復音出而逸其半也。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知猶記憶也。胡氏曰：謂念念常知父母之年，則既喜其壽，又懼其衰，而於愛日之誠，自有不能已者。語錄只是這一事上，日之無多，註中既喜其壽，又懼其衰，微差些，却是兩事。王氏曰：愛日之誠，四字於懼字，旨意深切。揚子孝至篇曰：事父母，自知不足者，其舜乎？不可得而久者，事親之謂也。孝子愛日，先師曰：愛日者，懼來日之無多，惜此日之易過，而於事親之道，有不及也。王安石詩：古人一日養不以三公換，得愛日之意。通曰：人生百年，日久而能百年者，幾何人哉？姑

以其期言之，如年八十可喜也，而期者僅二十年，可懼也。年九十尤可喜也，而期者僅十年，尤可懼也。故可喜之中，政自有可懼者存焉。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言古者以見形旬今之不然，逮及也。行去不及言可恥之甚。古者所以不出其言為去聲此故也。○范氏曰：君子之於言也，不得已而後出之，非言之難，而行之難也。人惟其不行也，是以輕言之。言之如其所行之，如其所言，則出諸其口，必不易矣。易去聲。語錄此章緊要在恥字上，若是無恥，底人未嘗做得一分便說十分矣。范氏說最好，只緣胡亂輕易說了，便把行不當事，非踐履到底，烏能及此。馮氏曰：古人言之必行，不能躬行而徒言之，是所恥也。後之孝者，直講說而已，義理非不高遠，而吾躬自在，一併不知恥之何哉。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鮮上聲。

謝氏曰：不侈然以自放之謂約。尹氏曰：凡事約則鮮失，非止謂儉約也。語錄約有收斂近裏着實之意，非徒簡而已。或曰：約，恐失之吝嗇。曰：這約字只是凡事自收斂。此

約字是實字若約之以禮約其情則約字輕。輔氏曰約與放相反約則守乎規矩之中放則逸乎規矩之外。張氏曰凡人事事以節約存心則有近本之意雖未能皆中節而失則鮮矣。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行去

謝氏曰放言易去故欲訥力行難故欲敏饒氏曰此即矯輕

胡氏曰敏訥雖若出於天資然可習也言煩以訥矯之

行緩以敏勃之由我而已不自變其氣質矣貴於李哉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鄰猶親也德不孤立必以類應故有德者必有其類從之如

居之有鄰也語錄此言有德者聲應氣求必不孤立與易中

不偏孤不孤訓交中大字。先師曰秉彝好德人心所同同德相應天理自然之合也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數色

程子曰數煩數也胡氏曰事君諫不行則當去導友善不納

則當止至於煩瀆則言者輕聽者厭矣是以求榮而反辱求

親而反疏也范氏曰君臣朋友皆以義合故其事同也大倫

人合者皆主義義有可否之分合則從不合則去不比父子兄弟以合者皆主恩恩則無可去之理故君臣朋友之事

同也熊氏曰後篇言以道事君不可則正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皆此意也

論語卷之四

論語卷之五

公治長第五

此篇皆論古今人物賢不得失公治長以下在當時為今人也孔文子以下古人也蓋格物窮理之一端也凡二十七章胡氏以為疑多子貢之徒所記云以子貢方人故疑其然

子謂公治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妻去声下同縲力追反紲息列反

公治長孔子弟子魯人一云齊人妻為之妻如字也縲黑索也紲音閭繫

反也古者獄中以黑索拘繫罪人長之為人無所考而夫子稱其可妻其必有以取之矣又言其人雖嘗陷於縲紲之中而非其罪則固無害於可妻也扶音夫有罪無罪在我而已豈以自外至者為榮辱哉語錄雖嘗陷縲紲而非其罪則其平昔之行可知非謂以非罪陷縲紲為可妻也輔氏曰在我無得罪之道而非幸有罪自外至何足以為辱在我有得罪之道雖或幸免其罪於外何足以為

祭故君子有隱微之過於暗室屋漏之中則其心愧耻若撻于市不幸而遇無妄之災則雖市朝之刑裔夷之窟皆安之而無愆也。饒氏曰可妻以其素行取之縲紲非罪以其一事言之在縲紲則似不可妻非其罪則無害於可妻也。○齊氏曰丘章非孟子遂為不孝之子公治長非夫子遂為有罪之人天下之不遇聖賢者衆矣。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南容孔子弟子居南宮名縉音又名造字子容諡神至反諡敬叔孟懿子之兄也。人曾不廢言必見用也以其謹於言行去聲故能見用於治去聲朝音潮免禍於亂世也事又見反賢編第十一章。此章本不見謹於言行意參以三復白圭章故云。○語錄三復白圭見其謹言言行相表裏謹言必能謹行矣。○或曰公治長之賢不及南容故聖人以其子妻長而以兄子妻容蓋厚於兄而薄於己也。程子曰此以己之私心窺聖人也。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聖人自至公何避嫌之有。况嫁女必量其才而求配尤不當有所避也。皆可以配言若孔子之

事則其年之長上幼時之先後皆不可知。惟以為避嫌則大不可避嫌之事。賢者且不為。况聖人乎。馮氏曰免於刑戮非之不免聖人所不能計特計其能保首領耳蓋世亂而刑戮易於陷之也唯謹身免禍庶保其妻子尔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焉。於子賤孔子弟子姓宓考之韻書此字音密又名不齊魯人上斯

上斯此人下斯下斯此德子賤蓋能尊賢取友以成其德者。說苑云子賤宰單父所父事者故夫子既嘆其賢而又言若魯無君子則此人何所取以成此德乎。因以見反賢魯之多賢也。語錄論語中說君子有說最高者有大槩說者如人皆大槩說。張氏曰非特數魯之○蘇氏曰稱人之善必本其父兄師友厚之至也。饒氏曰稱人善已可言厚又推也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女音汝瑚音胡璉力展反

器者有用之成材夏曰瑚商曰璉周曰簠簋音甫皆宗廟盛

平黍稷之器而飾以玉器之貴重而華美者也按明堂位曰夏后氏之四

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是商曰瑚夏曰璉也此因舊註想

因瑚在上璉在下而誤耳外方內圓曰簠外圓內方曰簋子

貢見孔子以君子許子賤故以己為問而孔子告之以此然

則子貢雖未至於不器其亦器之貴者歟語錄子貢是器之

然可貴而不可賤宜於宗廟朝廷而不能相退也此子貢之偏

處○胡氏曰器者各適其用而不可退也此子貢之偏

材者因下文瑚璉而加重其詞爾○張氏曰瑚璉雖貴終未

免於可器也賜能因其所至而勉其所未至則亦何所限量

哉○饒氏曰用之宗廟故曰貴盛黍稷故曰重飾以珠玉故

曰華美子貢之才可使從政為卿大夫是貴重也而又有言

語文章之可觀是華美也○通曰或問子貢未至於子賤之

成德可充之以至於不器子貢雖有用

之成材尚有所局而未至於不器也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

雍孔子弟子姓冉字仲弓魯佞口才也語錄佞是捷給便口

底人却未問是不是一時言語便抵當得去撰得說仲弓為

話也好如子路何必讀書之言子曰惡夫佞者是也

人重厚簡默而時人以佞為賢觀此章及祝鮀故美其優於

德而病其短於才也

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隻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焉於禦當也猶應答也給辨也憎惡去声也言何用佞乎佞人所

以應答人者但以口取辨而無情實徒多為人所憎惡爾和

雖俗人所賢而我雖未知仲弓之仁然其不佞乃所以為賢

不足以為病也再言焉用佞所以深曉之或人稱仲弓之仁

不輕許仲弓以仁而反喜其不佞○馮氏曰左氏傳云寡人

不佞蓋以佞為才衛以祝鮀之佞治宗廟然顏子為邦之問

夫子則告之以遠佞人蓋未訥者近仁多○或疑仲弓之賢

而夫子不許其仁何也曰仁道至大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

以當之如顏子亞聖猶不能無違於三月之後况仲弓雖賢

未及顏子聖人固不得而輕許之也真氏曰仁者兼該萬善

無所不備如人之頭目

手足皆具然後謂之也。蔡氏曰全體是天理渾然無一毫之雜。不具然後謂之。天理流行無一息之間。愛之理心之德六字。所以訓仁之義為其切。全體無一息四字。所以盡仁而後道為甚。大只此十字之義。約不惟諸儒累千言。莫能盡而後道為甚。黃氏論仁字。博而無私。深心朱子。據所聞於師者。而言此章。即已。息之所見。而言全體二字。已足以該當。理無私心。而發其所以得。故子文。又五字。未盡之旨。蓋亦因其所聞。而心之德。而天。理也。自非至誠。盡性。通貫。全體。無少間息。不足以為名。而則亦。引前章之說。以釋後章之旨。亦足以見前說之不足。以為詳且密。也。陳氏曰。仁以釋後章之旨。亦足以見前說之不足。以為詳且密。可以當其名。全體云者。非指仁之全體而言。乃所以全體之。也。饒氏曰。此仁者。不可不活字看。即君子體仁。而所以全體之。本全做體。此仁者。不可不活字看。即君子體仁。而所以全體之。之說。則仁之體。本自渾全。如陳饒之說。則全體而不息。如真蔡。玩朱子之意。仁道至大。是說人之全體。而不息者。是說仁者。人故者。一者。字蓋仁只是人。之全體。而不息者。是說仁者。仁者。無一毫之虧欠。又無一息之間斷也。先師曰。胡氏通本。仁者。之仁。之說。自是程子曰。公而以為任。弘也。死而後。已毅也。仁者。本心之全德。必欲弘毅。而力行之全體。此而後。也。即弘也。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此不息者。即毅也。必如此始足。以參透全體。而不息者。之語。致。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

說音

漆雕開孔子弟子。字子若。蔡斯指此理而言。信謂真知其如此。而無毫髮之疑也。開自言未能如此。毫髮之疑。則正當字。時未是。李未可以治人。故夫子說其篤志。大有所指而言。如。優而仕。事父孝。皆是這箇道理。若自信得。及則雖欲不如此。事君忠。若自信。不如此。如何勉強。做得欲要自信。則雖欲不如此。不可得。若自信。不如此。如何勉強。做得欲要自信。則雖欲不如此。有所得。於這箇道理。上見得。○程子曰。漆雕開已見大意。故。透全無些子。疑處。方是信。○程子曰。漆雕開已見大意。故。夫子說之。語錄大意。便是本初。處若不曾見。得大意。如何不。可斯者。非大意。而何若推其極。只是性。蓋帝之降衷。便是他。是不肯便做小底。所謂有天民者。達乎性。蓋帝之降衷。便是他。者。也。陳氏曰。開於心。體上未。到昭晰。融釋。處。所以未。敢出。仕其所見。處。已自高於世俗。諸儒。到其下。工夫。不。到頭。故。止。於見大。又曰。古人見道。分明。故其言如此。過之。意。開者。自保。得。意。亦不敢。安。程子。知得。與行。得。故曰。吾斯之。未能。信。或。問。開。未。能。自。信。而。安。程子。知得。與行。得。故曰。吾斯之。未能。信。或。問。不見其大者。故安於小。惟見之。不。明。故。道。分。明。何。也。曰。人。推。而。不。自。知。其。所。至。之。淺。深。也。今。開。之。不。安。於。小。若。亡。一。出。非。見。乎。其。大。者。不。能。矣。卒。然。之。間。一。言。之。對。不。容。自。欺。也。則。其。手。有。道。之。明。又。為。如。何。然。曰。見。大。意。則。於。細。微。容。或。有。所。未。盡。道。見。道。分。明。則。固。未。必。見。其。反。身。而。誠。也。○胡氏曰。謂之。見。道。

分明者凡毫釐之也謝氏曰開之學無可考然聖人使之仕必
其材可以仕矣至於心術之微則一毫不自得不害其為未
信此聖人所不能知而開自知之輔氏曰聖人明於知人何
不若開自知之精耳其材可以仕而其器不安於小成他
日所就其可量乎夫子所以說之也語錄據他之材已自可
用了又欲求進是他先見大意方肯不安於小成胡氏
謂悅其大而不局於小饒氏曰集註釋悅字有三朱子
成其志相貫惟其見大意故不安於小成惟其不安於小
故篤志按程氏遺書曰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集註采之
以曾點事在後不欲李者躡之故去上二字語錄開所謂
斯是他見得此箇道理了只是信未及他眼前看得闊只是
踐履猶未到他是見得箇規模大不入這小底窠坐曾點被
他見得高下面許多事皆所不屑為到他說時便都恁地脫
洒想見他下面是天資高便見得恁地都不曾做工夫點見
得甚高却於工夫上有疎略處見處不如點然有向進之
意點規模大開尤縝密或問論資稟之誠懇則開優於點
語其見趣超詣脫然无毫髮之累則點賢於開然開之進則
未已也通曰已見大意已字有意味蓋漆雕開已見大意
而未折其微曾點已見大意而易略於細使二子之各有意
所進則其已然者固如此而其未然而然者當不止於此也

當如此看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
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桴音孚從好並去声

用字借

桴筏也筏旁越反編程子曰浮海之歎傷天下之無賢君也

子路勇於義故謂其能從已皆假設之言耳此歎與欲居子

路以為實然而喜夫子之與已故夫子美其勇而譏其不能

裁度待俗事理以適於義也輔氏曰聖人欲浮海宜有憤世

其平曰所為多傷於剛果而遂以夫子為必行而喜其與已
迂也之言皆多也夫子所以教之汪氏炎卿曰集註能不
能字是揚而抑之處所不能者稟賦之剛果所不能者事理以適於
未至也蓋勇於義是略見大義能勇於行不能裁度事理以適於
義何也蓋勇於義是略見大義能勇於行不能裁度事理以適於
也知食焉不能審察精義而有謀勇決行之者故其仕於公
之食為非義是避其難之為義而死之是勇於義不知食出公
度事理以適於義也

○子墨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

子路之於仁蓋日月至焉者或在或亡不能必其有無故以不知告之輔氏曰子路求仁而未能有諸己方其存養不闕矣既不能必其有無故云不知

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聲去

賦兵也古者以田賦出兵故謂兵為賦春秋傳去聲後凡言所謂悉索反敝賦是也左傳襄公八年悉索敝賦以討于蔡三十一年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

言子路之才可見者如此仁則不能知也

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

千室大邑百乘卿大夫之家宰邑長赴家臣之通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東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

知其仁也潮音

赤孔子弟子姓公西字子華魯人。語錄渾然天理便是仁心不是都非仁。但見不純。熊氏曰此與後篇由可使有勇求可使足民赤願為小相章互見兵財禮樂乃國之大政而三子之才皆足以當之見聖門有用之季然治事之才易見本心之德難全故夫子皆不許其仁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女音汝下同愈勝也

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

一數之始十數之終二者一之對也胡氏曰十者數之終以者一之對以其彼顏子明睿余例所照即始而見終子貢推測而知因此而識彼無所不說告往知來是其驗矣顏子之言無所不說可為知十之驗子貢之告諸往而知來者可知為知二之驗。語錄明睿所照推測而知兩句當玩味明睿所照如明鏡在此物來畢照推測而知如將些子火透些子照去。輔氏曰聞一知十不是聞一件限定知得十件只是知得

周遍始終無遺聞一知二亦不是聞得一件限定知得二件只是知得通達無所執滯。按後漢左雄詰孝廉徐淑云顏子聞一知十孝廉聞一知幾其人莫對是拘定一二與十之數而言致堂胡氏曰聞一知十豈有事可指哉亦以况顏子而己所不及耳

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

與許也。○胡氏曰子貢方人夫子既語御以不暇又問其與回孰愈以觀其自知之如何聞一知十上知去之資生知之亞也聞一知二中人以上之資學而知之之才也子貢平日以己方回見其不可企及故喻之如此夫子以其自知之明而又不難於自屈不肯自屈今子貢不然故既然之又重許之此其所以終聞性與天道不特聞一知二而已也。孔門穎悟莫如顏子子貢可以亞之所以終得聞性與天道與一以貫之豈局於聞一知二者哉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朽也於予與何誅朽詩久反朽音行與平声下同

晝寢謂當晝而寐朽腐也雕刻畫也朽鏽莫官反也言其志氣昏惰教無所施也。志謂心志氣謂血氣志先惰氣隨而昏則教無施處如朽木糞墻雕朽之工無施力也與語辭誅責也言不足責乃所以深責之

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行去声

宰予能言而行不逮故孔子自言於予之事而改此失亦以重去声警之也。輔氏曰宰予以言語稱於聖門而孟子亦以為善為說辭然論喪則欲其短論仁則病其愚對社則失其義至此晝寢而夫子深責之且自言於予之事而改此失則能言而行不逮可見矣胡氏曰子曰疑衍文不然則非一日之言也。○范氏曰君子之於學惟日孜孜毗祭反而後已惟恐其不及也宰予晝寢自棄孰甚焉故夫子責之胡氏曰宰予不能以志帥入声氣居然而倦是宴安之氣勝儆戒之志惰也古之聖賢未嘗不以懈居隘反惰荒寧為懼勤勵不息自彊此孔子所以深責宰予也聽言觀行

聖人不待是而後能亦非緣此而盡疑學者特因此立教以
警群弟子使謹於言而敏於行耳蔡氏曰集註言予志氣昏
能立之說可謂切中是故李莫先於立志李者誠
能立志以自強則氣亦從之不至於昏惰矣

○子曰五且未見剛者或對曰申張子曰張也慾焉為得剛
焉於
虔反

剛堅彊不屈之意最人所難能者故夫子歎其未見申張弟
子姓名魯慾多嗜時利慾也多嗜慾則不得為剛矣語錄問
慾欲何
分別曰無心欲字虛有
心慾字實二字亦通用○程子曰人有慾則無剛剛則不屈
於慾謝氏曰剛與慾正相反能勝物之謂剛故常伸於萬物
之上為物揜之謂慾故常屈於萬物之下自古有志者少無
志者多宜夫子之未見也張之慾不可知其為人得非悻悻
下頂
反自好去者乎孟子集註悻悻怒意
自好自愛其身也故或者疑以為剛然
不知此其所以為慾耳語錄剛者外面退然自守而其中不
屈於慾悻悻者外面有崛強之貌便

是有計較勝負之意此便是慾聖人觀人直從裏面觀出見
得他中無所主只是色莊便是慾了凡人纔貪一件物事
便被這物事壓得頭低了纔有些慾便被他牽引去此中便
無所主焉得剛。胡氏曰剛則已大物小慾則已小物大
饒氏曰悻悻只是色厲底人孟子所謂諫於其君而不受則
怒悻悻然見於其面是也此等外面雖似剛其中心不過
為名這便是自好便是慾即所謂色厲而內荏也。馮氏曰
張之剛乃血氣之剛夫予所言乃義理之剛也血氣之剛物
慾得以屈之聞之曰物之至神者莫如龍占之有人有豢龍氏
擾龍氏夫龍之神焉得豢而擾之有慾故也惟義理之剛則
不為外物所奪尔。通曰孟子論浩氣曰至大至剛此天地
之正氣也悻悻自好客氣也或人於申張惑其剛之似而夫
子識其不
剛之真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
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子貢言我所不欲人加於我之事我亦不欲以此加之於人
此仁者之事不待勉強上故夫子以為非子貢所及語錄欲
無加諸
人此等地位是本体明淨發處盡是不忍之心不待勉強乃
仁者之事子貢未到此田地而遽作此言故夫子謂非尔所
及言不可○程子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

仁也。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恕也。恕則子貢或能勉之。仁則非所及矣。愚謂無者自然而然而然，勿者禁止之謂也。所以為仁恕之別，必列反。語錄此章，程子晚年仁熟方看得如熟，觀易之間，亦通曰：本文無字，是子貢說勿字，是夫子說。程子是借夫子說恕之事，以見子貢所言是仁之事。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文章德之見賢遍反乎外者，威儀文辭皆是也。性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體，其實一理也。言夫子之文章，日見乎外，固學者所共聞，至於性與天道，則夫子罕言之。而學者有不得聞者，蓋聖門教不躡等，子貢至是始得聞之，而歎其美也。語錄問文章亦性，天道之流行發見處，曰固亦與天道今不可便做，是因文章悟性，天道也。陳氏曰：聖人教不躡等，平時只是教人以文章，到後來地位高，方語以性與天道。先師曰：堯之文章，朱子釋以禮樂法度與此不同。

者堯達而在上，其文章見於治天下，夫子窮而在下，其文章推見於吾身，在天下，故以禮樂法度言在吾身故以威儀文辭言也。○程子曰：此子貢聞夫子之至論而歎美之言也。王氏此理在天未賦於物，故曰天道此理具於人心，未應於事，故曰性。即元亨利貞仁義禮智是也。文章至顯而易見，此理至微而難言。貢氏曰：文章二字之義，五色錯而成文，黑白合而成章。文者粲然有文章者，蔚然有章，文章可聞，夫子平日以身教人，凡威儀文辭自然成文，有章者皆所謂吾無隱乎尔，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也。若性與天道，則淵奧精微，未可遽與孝者言，恐其億度料想，馳心玄妙，反躡等而無所益，故罕言之。論語僅有性相近一語，亦已是兼言氣質之性，非言性之本至於贊易方云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一陰一陽之謂道，繼善成性，方是正說性與天道，亦可謂罕言矣。子貢後來始得聞之，而有此歎也。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前所聞者既未及行，故恐復反有所聞而行之不給也。○

范氏曰：子路聞善勇於必行，門人自以為弗及也。故著之若子路可謂能用其勇矣。語錄子路不怠於聞而急於行，此古列須喫盡方好喫，不盡又增加亦徒然。輔氏曰：人之飲食珍羞，羅多有用於非所當用者，子路之勇用以力行，真能用其勇矣。

○熊氏曰子路勇於力行而致知工夫不及所以有死於孔
懼之難。通曰此即子路聞斯行之之勇門人以爲弗及而
著之勇推敬之辭也退之者夫子恐其徒事乎行之勇陶成之
也術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
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好去

孔文子衛大夫名圉音語凡人性敏者多不好學恃其天資位
高者多恥下問位高自驕多故謚法有以勤學好問爲文者
蓋亦人所難也孔圉得謚爲文以此而已○蘇氏曰孔文子
使太叔疾出其妻而妻去去疾通於初妻之嫌反大計文子怒
將攻之訪於仲尼仲尼不對命駕而行疾奔宋文子使疾弟
遺室孔姑渠乙其爲人如此而謚曰文此子貢之所以疑而
問也通證左傳哀公十一年冬衛太叔疾出奔宋初疾娶于
宋子朝子朝宋人衛大夫其嬖嬖子朝出孔文子
使疾出其妻出宋朝之女而妻之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嬖
實於犂衛邑而爲之一宮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

遂奪其妻孔文子遂奪其女不嫁太叔疾或曰于外州外州
人奪之軒以獻奪太叔疾之軒車以獻於君耻是二者以奪
妻奪軒二事爲耻故出衛人立其弟遺室之孔文子之將攻太叔也
孔姑文子之女疾之妻也使遺室之孔文子之將攻太叔也
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籃之事胡籃禮器也退命駕而行孔子不
曰籃則嘗李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孔子不
沒其善言能如此亦足以爲文矣非經天緯地之文也左傳
二十八年經緯天地曰文。語錄問孔姑事如此不好便敏
善亦問濟得甚事曰古謚法甚寬所謂節以一惠言只好一
善下問亦是節者節略而取其善也孔文子固是不好只敏
與文王一善則只取其善多者則其尤善者一事以爲謚亦
有惟一善則只取其善多者則其尤善者一事以爲謚亦
也惟無一善可稱而純於惡然後名曰幽厲耳。如織布謂
經是直底緯是橫底經天緯地是一橫一直皆是文理故謂
之文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此便是經緯天地之文
○胡氏曰日月星辰風雨霜露天之宜此便是經緯天地之文
地文也微而鳥獸蟲魚皆有文焉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經天文也微而鳥獸蟲魚皆有文焉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上地文也陳乎下聖人處乎中而經緯之勤所以財成輔相之
爲用也。馮氏曰謚法之爲文者六而勤李好財成輔相之
取諸通證史記謚法解惟周公旦太公望嗣王業建功于牧
此欲野史終將謚法乃制謚遂叙謚法謚者行之迹號者功
之表有大功則賜之善號以爲稱也車服者位之章也謚是
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各行出於己名出於人名謂謚號經

緯天地文道德博聞文勤孝好問文慈
惠愛民文愍民惠禮文賜民爵位文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已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子產鄭大夫公孫僑音恭謙遜也敬謹恪也

莊敬此又釋為謙遜者恭敬謙遜皆禮之端緣此下文有事

上也敬故以謙遜釋恭謹格釋敬蓋謙遜乃恭之實而於行

實而於事上為宜也惠愛利也使民義如都鄙有章上下有

服田有封洫反忽城廬井有伍之類左傳襄公三十年鄭子皮

尊卑各有分田有封洫廬井有伍杜氏註國都及邊鄙車服

九夫為井使五家相保語錄義字有剛斷之意其養民則

惠及使民則義與義相反便見得子產之政不專在於寬

就都鄙有章知見得義字在子產上不在民上有章是一都

一鄙各有規矩有服是衣冠服用皆有不怨矣先師曰事上

之者其所善者多也臧文仲不仁者三不知去聲者三是在也

通

左傳文公三年秋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逆祀也

信足聞兄嘗為臣位應在下今躋居閣上故曰逆祀也

曰臧文仲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殘禽展禽柳下惠也文仲

知其賢而使在下位不與立於朝也廢六關塞閔陽閔之屬

九六關所以禁絕來遊而廢之妾織蒲以蒲為席是與民爭

利三不仁也作虛器謂居蔡之室而山節藻梲也有其器無

其位故曰虛器逆祀聽夏父弗忌踰僖公祀爰居居海鳥

也三不知也又按家語顏回篇曰置六關王肅云六關閔

名魯本無此閔文仲置之以稅行客故為數其事而稱之者

猶有所未至也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是也今或以一言蓋

一人一事蓋一時皆非也

馬氏曰自其立謗政作丘賦制參

也自春秋之時言之知君子之道者誠寡也聖人之言褒不

溢美貶不溢惡稱其所長之多而所短自不能掩也通曰

集註於使民義獨跡其實而言者子產為政三年與人頌之

曰我有子之遺愛也先儒云子產精神全在義字上夫民之

聞之曰古之遺愛也先儒云子產精神全在義字上夫民之

所以頌之古之遺愛也先儒云子產精神全在義字上夫民之

不知為政姑指濟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父而敬之

晏平仲齊大夫名嬰程子曰人交父則敬衰父而能敬所以

敬衰父而能敬所以

為善陳氏曰夫子在齊與平仲處者八年故知其如此。先而不替初以善交初則敬父則玩父而玩必不能全交父他多失此以善交初聖人小善必錄天地之量也。

○子曰藏文仲居蔡山節藻梲何如其知也稅章悅一反

藏文仲魯大夫藏孫氏名辰魯孝公生信伯強字居猶藏也

蔡大龜也元龜出蔡節柱頭斗拱音也藻水草名梲梁上短

柱也蓋為藏龜之室而刻山於節畫俗作藻於梲也當時以

文仲為知孔子言其不務民義而諂瀆鬼神如此安得為知

春秋傳所謂作虛器即此事也語錄卜筮事聖人固欲人信

乃如此是也他感於鬼神一向倒在卜筮上子安得為知古

說他儲若儲便是不仁子今只主不知言大夫不藏龜禮

家乃因立此說藏文仲設其言立人說是非常底人孔子

直見他不是便見得聖人微頭闡幽處。饒氏曰失不在

於居蔡在於山節藻梲耳。先師曰不務民義本無此意

然諂瀆鬼神者必不務民義者必不諂瀆鬼神二者

常相聞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張子

謂知矣朱子蓋即答樊遲問知之義以斷藏文仲之可○張子

曰橫渠先生長安人山節藻梲為藏龜之室祀爰居之義

同歸於不知宜矣語錄三不知皆通證國語魯語海鳥曰爰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

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

矣乎曰未知焉得仁知如字焉

令尹官名楚上卿執政者也子文姓鬬名穀反如口於音菟徒

通證左傳宣公四年初若敖娶於鄧音云生鬬伯比若敖卒

從其母畜於鄧淫於鄧子之女伯比私淫之生子子文焉

却夫人使棄諸夢中夢音蒙又如字通伯比所生遂使收之楚

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言其女私通伯比所生遂使收之楚

菟以其女妻去聲伯比實為令尹子文其為人也喜怒不形

物我無間去聲知其有國而不知有其身其忠盛矣故子張疑

其仁黃氏曰喜怒不形釋三仕三已無喜愠物我無間釋然

其所以三仕三已而告新令尹者未知其皆出於天理而無

人欲之私也是以夫子但許其忠而未許其仁也

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
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
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乘去聲
崔子齊大夫名杼直呂反齊君莊公名光陳文子亦齊大夫名
須無十乘四匹也違去也文子潔身去亂惡得行其躬可
謂清矣然未知其心果見義理之當然而能脫然無所累乎
抑不得已於利害之私而猶未免於怨悔也故夫子特許其
清而不許其仁通證春秋襄公二十五年夏五月乙亥齊崔
妻東郭偃之姊也東郭偃臣崔武子崇如崔氏以崔子之冠
賜人待者曰不可公曰不為其無冠乎言雖不為崔子猶自
應有冠崔子因是又以其間法聲伐晉也間晉之難而伐之
曰晉必將報欲殺公以說于晉而不獲間公鞭侍人賈辛而
又近之乃為崔子間公伺公間隙五月宮子朝于齊甲戌饗
諸北郭崔子執疾不視事欲使公來乙亥公問崔子遂從姜
氏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俯楹而歌以命姜氏
許請自刃於廟弗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近於公

宮謂崔子宮近公宮或淫者詐稱公陪臣干朝旦反擬將侯
反有淫者不知二命干叛行夜行夜得陪臣受崔子命討之
不知他命公踰墻又射之愚聞之師曰當去聲理而無私心
中股反隊與墜同遂弑之愚聞之師曰當去聲理而無私心
則仁矣語錄有人事當於理而未必無私心有人無私心而
又當於理須表裏心事一皆純今以是而觀二子之事雖其
乎天理而无一毫之私乃可制行去聲之高若不可及然皆未有以見其必當於理而真無
私心也子張未識仁躰而悅於苟難苟子不苟篇曰君子行
貴注當謂遂以小者二善信其大者仁夫子之不許也宜
哉讀者於此更以上章不知其仁雍也仁而不佞及子孟後篇
仁則吾不知之語憲問克伐并與三仁微子箕子比干夷齊之事求
得觀之則彼此交盡而仁之為義可識矣語錄二子忠清其
因夫子所為如此高絕因何而未足以盡仁就此處仔細看
便見得二子不易及而仁之體段不可容易看也。比干伯
夷之忠清是有本底忠清忠清裏有仁子文子之忠清只
喚做忠清。二子忠清此只就事上說若比干伯夷之忠清
是就心上說若論心時伯夷比干雖無讓國諫紂之事亦已

是仁人蓋比于伯夷之忠清元自仁中出故程子云此干之
忠與清不知其如何得仁也。饒氏曰論語言仁有以德言
者有以事言者如雍也仁而不佞問子路仁乎克伐怨欲不
行焉可以事言者如雍也仁而不佞問子路仁乎克伐怨欲不
仁得仁可以事言者如雍也仁而不佞問子路仁乎克伐怨欲不
以當之仁仲弓便則須當理而無私心乃可以當之仁仲弓
可言全體以事言則須當理而無私心乃可以當之仁仲弓
當理而心無私故皆謂之仁子文文子之三月不違庶幾矣而
無私而事亦不私故皆謂之仁子文文子之三月不違庶幾矣而
理何以得為仁乎今以他書考之子文之相去楚所謀者無
非僭王猾戶入夏之事左傳莊公三十年楚殺令尹子
子文為令尹凡二十八年。杜氏曰按莊公三十年楚成王
立九年矣僖公二十三年即成王之三十六年也楚自武王
元立文王十三年卒子堵敖立堵敖五年卒弟成王立僖公
於楚滅弦六年楚子圍許許男面縛銜璧乃釋之十二年楚
人城黃十五年楚人伐隨二十年隨以漢東諸侯叛楚楚
穀於莒師伐隨取成而還二十一年宋人爲鹿上之盟以
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諸侯會宋公于孟楚執宋公以伐宋
已而釋之二十二年楚人伐宋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
績公傷股明年宋襄公死二十三年楚師伐陳討其貳於宋

也此僭王猾
夏之事也 文子之仕齊既失正君討賊之義莊公不能規正

討桀又不數歲而復反扶又反於齊焉左傳襄公二十七年

楚亦詩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告趙孟晉人許之如楚

日按襄公二十五年崔杼弑齊君是時陳文子出奔許之杜氏

年不經見二十七年文子有弭兵之說則文子自出奔復反於齊凡二年則其不仁亦可見矣

此則其事不當理而心之私可見矣夫子只言未知焉得仁

而朱子直斷其為不仁蓋本章外究竟到底之斷案也。通

文子知有己而不知有齊以春秋討賊之義責之不仁矣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二去

季文子魯大夫名行父音甫每事必三思而後行若使去聲晉

而求遭喪之禮以行亦其一事也左傳文公六年季文子將

行杜註晉侯病故既而晉襄公果卒斯語辭程子曰為惡之人未嘗知有思

有思則為善矣然至於再則已審三則私意起而反惑矣故

夫子譏之或問天下之事以義理斷之則是非當否再思而

已審以私意揣之則利害得喪萬變而無窮思止

於再得者欲人之以義制事而不汨於利害之私也。語錄思
之未得者須若子細思到思而不得之方是一思雖見得已是
又須平日所思止於三曰橫渠云未立心惡多思之致疑
以繼日所思豈止於三曰橫渠云未立心惡多思之致疑
推此求之可見。永嘉陳氏曰若為孝之道則不厭思此只
為應事。○愚按季文子慮事如此可謂詳審而宜無過舉矣
而宣公篡初患立文子乃不能討反為去之使齊而納賂焉
豈非程子所謂私意起而反惑之驗歟。通鑑左傳文公十八
公二如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蜀諸襄
仲襄仲欲立之見于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
冬十月仲殺惡及視惡太子視其母弟宣公元年夏季文子
如齊納賂以請會會于平州齊地以定公位篡立者諸侯既
與之會則不得討臣子殺之與。是以君子務窮理而貴果斷
都玩不徒多思之為尚。饒氏曰窮理是思以前事果斷是思
斷之果則從違決。先師曰務窮理明也貴果斷決也明於
方思之初決於既思之後若不明不決而徒多思則愈思而
愈惑矣。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

其愚不可及也。知去

甯武子衛大夫名俞按春秋傳武子仕衛當文公成公之時
文公有道而武子無事可見此其知之可及也。成公無道至
於失國而武子周旋其間盡心竭力不避艱險凡其所處上
皆智巧之士所深避而不肯為者而能卒保其身以濟其君
此其愚之不可及也。通鑑左傳僖公二十八年衛侯聞楚師
地也楚師敗績懼出奔楚初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二弗許
晉伐衛二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
君以說于晉衛侯聞楚敗出居襄牛之地以避晉而遂奔楚
遂適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元咺衛大夫叔武衛侯弟使
咺於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使諸侯于王庭或訴元
夷叔以入守音狩夷叔即叔武六月晉人復衛侯衛武子與
衛人盟于宛濮甯俞時從衛侯在外故與衛人盟衛侯先期
入甯子先入欲安喻國人長祥音藏守門以為使去聲也
與之乘而入長祥與甯子共載而入國公子歇夫華仲前驅
武將休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
枕去聲之股而哭之歇夫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元咺出奔晉冬會
于温討不服也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為輔弼其康反莊子

為坐坐獄為主士禁為大士治獄官也周禮命大命婦不躬
坐獄訟元咥又不宜與君對坐故使鍼莊子為坐又使衛之
忠臣及其獄官質正元咥蓋今勘吏有罪先驗吏卒之義衛
侯不勝三子辭屈故不勝殺士榮別鍼莊子謂審俞忠而免
之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實諸深室審子職納索譚焉索音託
衣囊也體音捕糜也審俞以君在幽隘故親以衣食為已賤
言其忠至所慮者除元咥歸于衛立公子瑕瑕衛公子適也
。信公三十年夏晉侯使醫術醫疾而加醜毒審俞貨醫審子視
衛侯衣食不至死故使醫因治疾而加醜毒審俞貨醫審子視
魯僖公為之請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鼓與珪同二玉相合
日鼓王許之襄王許之秋乃釋衛侯。杜氏曰按左氏信公
也經稱公會衛甯速盟于向速甯莊子也則莊子嘗逮事成
公矣至信公二十八年。稱甯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武子
名俞速之子即成公即位之二年也以此考之甯莊子當死
于成公二年左右而後子俞為大夫則武子未嘗事。程子
文公集註謂武子仕衛當文公成公之時與此少異。○程子
曰邦無道能沈晦非晦以免患故曰不可及也。避艱險程子
以為能沈晦者蓋於艱亦有不當愚者比于是也。語錄邦無
險中能沈晦非避事也。退聽人皆能之武子不全身退聽却似愚然又事二處置得
去且不表著其能所以為愚不可及也。武子九世公族與
國同休戚却與尋常無干涉底人不同。成公失國若智巧
之士必且隱避不肯出武子竭力其間至誠懇惻不避艱險

却能擺脫禍患卒得兩全非能沈時何以致此若比以智自
免之士武子却似箇愚底人但愚得來好若使他人處之縱
不免禍患不失於此必失於彼。他人於邦無道時要正救者
患又自如不失其止此所以不廢免刑戮。伯玉仕卷懷等例之則
無道則隱及於南容不廢免刑戮。伯玉仕卷懷等例之則
有以道而當是發舒以自見無道則愚當是韜晦而無為今
證以武子之時與事無事可見無道則愚當是韜晦而無為今
愚何也蓋如道而安常者易見無道則愚當是韜晦而無為今
文公時安常處順而知者行所無事此可及之知也當成公之
失國二家多事而能竭忠冒險保身全君此知者所避而不
敢為乃若愚而冒為之非真愚也。惟其後之多事冒為二愚
此而為之無事可見所以為知柳子厚曰甯武子邦無道則愚
比干於紂為父族皆與國存亡者也。特衛成公之患在外欲
免之非沈晦不可紂之惡在己不諫之而諉於沈晦亦不可
程子所謂亦有不當愚者最見時中之義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
知所以裁之。與平声 斐音匪

此孔子周流四方道不行而思歸之歎也吾黨小子指門人
之在魯者狂簡志大而略於事也斐文貌成章言其文理成

就有可觀者裁割正也。夫子初心欲行其道於天下，至是而
知其終不用也。於是始欲成就後學，以傳道於來世，又不得
中行之士而思其次。本孟子不得中行而與之一章說以為狂士志意高遠，
猶或可與進於道也，但恐其過中失正，而或陷於異端耳。如
點之狂易，流於老莊，故欲歸而裁之也。狂者易過，中失正，得聖人裁之，則得其中正矣。狂則必貴於裁，裁則不終於狂也。語錄問何故只思狂士不及狷者曰：狂底却有軀殼，可以驅策，狷者只是自守，得些便道，是了所謂言必信，行必果，是也。成章是有首有尾，雖狂簡非中然却做得這箇道理，成箇物事，不是半上落下，故聖人雖謂其狂簡，各能成就，如子路之勇，真箇成一箇勇，冉求之藝，真箇成一箇藝，言語德行，之科一齊被他做得成了。成章是做子欲歸而裁之，後來曾皙之徒，弔喪而歌，全似老莊聖人既裁之後，何故如此？曰：裁之在聖人，聽不聽在他。微庵程氏曰：狂簡者志大而略於事，宜其梗槩，疏率，乃能斐然成章者，蓋其稟氣英明，賦質堅勁，雖致廣大而不屑於精微，然其規模之廣大，實非卑下者所能攀躡。高而不屑於精微，然其規其志趣之高，明實非平凡者所能企也。其立心制行，豈不斐然可觀，但各於所得，非得聖人以裁之，則廣大雖可觀而精微有未究，高明雖可喜而中庸有未協，且有琴張曾皙狡

皮之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矣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史記列傳索隱：孤竹君是殷湯所封，相傳至夷齊之父，姓墨胎，氏名

初字子朝，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齊名智，字公達。孟子稱其不

夷，齊其謚也。地理志云：孤竹城在遼西令支縣。孟子稱其不

立於惡人之朝，朝不與惡人言，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

去之，若將浼焉。其介如此。分介孤特而有，宜若無所容矣。謂人

疾怨之，不然而其所惡反。之人能改，即止，故人亦不甚怨之。

也。○程子曰：不念舊惡，此清者之量。去又曰：二子之心，非夫

子孰能知之。語錄：伯夷介僻，宜其惡。二直是惡之，然能不念

明之。此与類子不迂，怒意思相似。蓋人之有惡，我不是惡其人，但是惡其惡耳。到他既改其惡，便自无可惡者。

西反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醢焉，乞諸其鄰而與之。呼

微生，姓高，名魯，人素有直名者，醢，醋也。人來乞時，其家無有

故乞諸鄰家以與之夫子言此譏其曲意徇物掠反力灼美市

恩不得為直也○程子曰微生高所狂雖小害直為大事有

於其一介之取予通作而千駟萬鍾從可知焉故以微事斷

都玩之所以教人不可不謹也語錄如此予必如此取千駟方

鐘亦只是這模樣范氏云害其所以養心者不在於大此語

仲知其非直夫子知人之道於衆好之而必察蓋如此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

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足將

足過也語錄足者謂本當如此我自是為未足而添足之故

謝氏曰二者之可恥有其甚於穿窬也輔氏曰此雖與穿窬

皆此類者程子曰左丘明古之聞人也或問左丘明非傳春

先友鄧普作名世考之氏姓書曰此人蓋左丘姓而明名傳

春秋者乃左氏耳○語錄左丘明所恥巧言左傳必非其所

諂諛以取悅媚謀傾陷則甚於穿窬○陳氏曰穿窬者之志

不過陰取貨財而止若過諂以事人匿怨而面友其所包藏

豈止於取貨財之謂邪左丘明恥之其所養可知矣夫子自

言丘亦恥之蓋竊比老彭之意又以深戒學者使察乎此而

立心以直也語錄匿怨心怨其人而外與交也孔門編排此

滋長便做得這般可耻事出來○黃氏曰巧令足恭諂人也

其可耻者卑賤而已藏怨外友姦人也其為險諂尤可恥○

高氏曰此上二章皆是教孝者立心以直幸微生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受言爾志

盍何不也

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衣去

衣服之也裘皮衣服敝壞也憾恨也

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

伐誇也善謂有能施亦張大之意勞謂有功易曰勞而不伐

是也通登易繫辭上子曰勞而不伐或曰勞勞事也勞事非

已所欲故亦不欲施之於人亦通前說與上句皆謙也後說
騎字子路是治箇吝字。張氏曰人之不仁病於有已故雖
夜服車馬之謂此意未嘗不存焉子路蓋欲克其私於事雖
間者其志可謂篤而用工可謂實矣至於顏子則又宏焉理
之所施在何有於已其於善也奚伐為吾所當為而已其為
也奚施蓋存乎公理而無物我之爭也吾所當為而已其為
子路之事亦未宜忽要當如此用力以為入德之塗則顏子
馴致矣

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

老者養之以安朋友與之以信少者懷之以恩一說安之
安我也信之信我也懷之懷我也亦通合二說其義方備老
方安於我下彼此。語錄問孔子率此三者莫是以朋友後
等輩老者是上彼此。語錄問孔子率此三者莫是以朋友後
下之人否曰然。黃氏曰集註前說是聖人地位後說是效驗後
說與絲斯來動斯和意思相類自是聖人地位但前說却有
仁顏子自然物各付物之意有天地位後說生氣象
况顏子子路皆是就作用上說故前說為勝
安仁顏淵不違仁子路求仁語錄他由能如此其心廣大
程子曰夫子

而物對說子矣非意在箇舍己忘私底意思今若字定他這說
與此便是一般事則說顏子孔子各就上面說去使子路若
子路偶然如此。趙氏曰顏子孔子各就上面說去使子路若
別說出此一般事則說顏子孔子各就上面說去使子路若
即心安而去安仁則無適非仁矣又曰子路顏淵孔子之志皆與
物共者也但有大小之差楚宜爾語錄子路只是願車服與
善與物共然子路做底方都向外須有車服方能與人不能
知自見不足言矣然比之夫顏子則顏子性分上方把與朋友共
便心不見有痕跡了。然比之夫顏子則顏子性分上方把與朋友共
之地位可顏子底純熟又曰子路勇於義者觀其志豈可以
勢利拘之哉亞於浴沂者也。胡氏曰以氣象觀之子路發於
夫勢利所拘然天理無所滯礙則曾之於浴沂矣其曾之於浴
非顏子地位亦高誠無所滯礙則曾之於浴沂矣其曾之於浴
其各齋之心於求仁之方亦無幾矣。間慕子路之勇決而
泝氣象而共敬之行實。先師曰人心天理本自周流特為俗

私欲間隔故不得遂其與人同適之樂與人同利之仁亦子
路之志雖未能超然如曾點之灑落然常人認物為己知有
己不知甘做過而與人共其輕私欲不問隔其天理之周流
得遂其與人同利之仁豈不可顏子不自私已故無伐善知
亞於曾點與人同適之樂乎
同於人故無施勞故知不以施人所憚其志可謂大矣然未免於
有意也尚有勉行之意至於夫子則如天地之化工付與萬物而
己不勞焉此聖人之所為也今夫羈反君宜鞅音的以御馬而不
以制牛人皆知羈鞅之作在乎人而不知羈鞅之生由於馬
聖人之化亦猶是也先觀二子之言後觀聖人之言分明天
地氣象凡看論語非但欲理會文字須要識得聖賢氣象錄語
問夫子如化工及羈鞅之喻曰這只是理自合如此老者安
之是他自帶得安之羈鞅來友信少懷是他自帶得信之理懷
此恰似他生下來便自帶得此理來先師曰子路物與人共
鄭然大公自有造化物各付物之氣象不為己私者也夫子則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

已矣乎者恐其終不得見而歎之也內自訟者口不言而心
自咎也人有過而能自知者鮮上声矣知過而能內自訟者
為尤鮮能內自訟則其悔悟深切而能改必矣夫子自恐終
不得見而歎之其警學者深矣黃氏曰自訟而見於言不若
輔氏曰口不言而心自咎最改過之機蓋悔悟深切則誠意
所蓄根深力固絕說出來意思便消散了。馮氏曰不曰不
見而曰未見不敢絕天下於無人也。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立者焉不知立之好學
也焉如字屬上句好去声
十室小邑也忠信如聖人生質之美者也夫子生知而未嘗
不好學故言此以勉人言美質易去声得至道難聞學之至則
可以為聖人不學則不免為鄉人而已可不勉哉黃氏曰夫
孝固是謙辭然聖人惟生知所以自然好孝者一出入
而不加之意正以其不能真知義理之切身故尔。先師曰
忠信之質聖人與人同耳好孝之至則充極此美質而為聖
人不好孝所以孤負此美質而不免為鄉人美質之不可恃

而孝力之所當勉如此。朱子答問云：註疏之讀不成文理，按註疏音焉如煙讀屬下文，故朱子既音如字且云屬上句也。

論語卷之五

Blank columns for text on the right page.

論語卷之六

雍也第六

凡二十八章篇內第十四章以前大意與前篇同亦論古今

人物賢否得失。胡氏曰：此篇前一半與上篇大意同，而八節篇論禮樂亦與為政未相接，大抵記聖人之言，多以其類而卷映之分，特以竹簡之編既盡而止，其篇目則聊率其首二字以為之別爾。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

南面者人君聽治去聲之位馮氏曰：人君聽治之位必依天地陰陽之嚮背南面嚮明也。天子諸侯之嚮背南面嚮明也。天子諸侯之嚮背南面嚮明也。

言仲弓寬洪簡重有人君之度也或問：寬洪簡重以前通稱之。敬行簡之對而知之。洪氏曰：語顏淵以

為邦王者之佐也。仲弓南面諸侯之任也。

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

子桑伯子魯人胡氏以為疑即莊周所稱子桑戶者是也錄

莊子所稱子桑戶與孟子子反子琴張三人為友蓋老氏之流。仲弓以夫子許己南面故問

伯子如何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簡者不煩之謂語錄

Blank columns for text on the left page.

為人簡重見夫子許之以伯子亦是一個簡底故以為問夫子言此人亦可者以其簡也

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大音泰

言自處上声下同以敬則中有主而自治嚴如是而行簡以臨民則事不煩而民不擾所以為可若先自處以簡則中無主而自治踈矣而所行又簡豈不失之太簡而無法度之可守乎

家語記伯子不衣冠而處夫子譏其欲同人道於牛馬通鑑

劉向說苑脩文篇孔子見子桑伯子其質美而無文吾欲說而無文吾欲說而無文吾欲說而無文伯子曰夫子何為見此人乎曰其質美而無文吾欲說而無文吾欲說而無文

太簡者而仲弓疑夫子之過許與音余問人語錄若非仲弓更簡者所行簡要是不煩碎底簡居簡行簡是無本領底簡行也書記舜之德曰臨下以簡此仲弓所以可也

氏曰簡於行事上用得於治己上用不得故行簡則可居簡則不可先師曰人所以異於馬牛以衣冠也伯子惡衣冠煩而去之簡則簡矣如不敬何簡與敬易相反故書曰簡而無傲蓋簡易流於傲無傲者欲以敬矯簡之流弊也敬而簡則為簡嚴簡易之簡不然則為簡忽簡略之簡仲弓蓋能居敬行簡者伯子乃不敬而居簡行簡者也

子曰雍之言然

仲弓蓋未喻夫子可字之意而其所言之理有默契焉者故

夫子許之善之錄夫子雖不言其居簡之失而可字已寓未盡分別出居敬居簡之意仲弓雖未喻可為僅可乃能默契其微旨

未盡善故夫子云可也仲弓因言內主於敬而簡則為要直

內存乎簡而簡則為踈略可謂得其旨矣又曰居敬則心中無物故所行自簡饒氏曰無物只是無私意無私居簡則先

有心於簡而多一簡字矣故曰太簡程語錄問集註何不全用程子曰居敬曰行簡二者須是周盡其所以簡却說不及聖人所以

居敬而所行不簡者如上蔡說

誠只是煩擾便是請客也須臨時兩三番換食次又有不能
居敬而所行却簡易者每事不勞擾只從簡徑處行如曹參
之治齊專尚清靜及至為相每日酬飲不視事闢牆小吏歌
呼參亦酣歌以和之何有於君敬據仲弓言自是兩事程子
看了一事

○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
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與好去聲亡無同

遷移也貳復扶又反也怒於甲者不移於乙過於前者不復

於後顏子克己之功至於如此可謂真好學矣貳語錄不迂怒

好李之符驗如此却不是只李此二事其李全在非禮勿視
聽言動上乃是做工夫處不迂不貳是成效處不迂怒如鏡
懸水止不貳過如水消凍釋○怒與過皆自己上來不迂不
貳皆自克己上來○黃氏曰存養之深省察之明克治之力
持守之堅故其未怒之初濫空衡平既怒之後水消霧釋方
過之萌瑕類莫逃既知之後根株悉拔此所以為好學而集
註以為克己之功也○輔氏曰真怒者私意之執帶也○先
師曰人惟不能克己私故迂怒者私意之執帶也○私意之
則風休水釋而不可遷有過未嘗不知既知則根去株拔而不

留此皆克己之功效短命者顏子三十二而卒也既云今也

則亡又言未聞好學者蓋深惜之又以見真好學者之難得

也馮氏曰師有父兄之道故稱受教者為弟子當是時曾子

尚少好孝而可以傳道者唯顏子一人而已曰今也則亡

言好孝者無存也不曰不聞而曰未聞不敢以已也○程子

之聞見厚誣天下之無人又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

曰顏子之怒在物不在己故不遷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

嘗復行二句易繫辭文乃不貳過也通曰右程子兼不又曰

喜怒在事則理之當喜怒者也不在血氣則不遷若舜之誅

四凶也可怒在彼己何與音預焉如鑑之照物妍媸在彼媸赤

妍美也媸醜也隨物應之而已何遷之有通曰右專說不迂怒怒每

理而不在血又曰如顏子地位豈有不善所謂不善只是微

有差失纔差失便能知之纔知之便更不萌作張子曰慊口

反於己者不使萌於再語錄慊於己只是略有此子不足於

過○許氏曰心過難要當制之於心而已○通曰右專說不貳過

過易無心過難要當制之於心而已○通曰右專說不貳過

過易無心過難要當制之於心而已○通曰右專說不貳過

過易無心過難要當制之於心而已○通曰右專說不貳過

或曰此下乃伊川十八歲時在太李作顏子所好何李論也

胡安定瑗字翼之為國子監直講出題試諸生得伊川

此論稱賞之詩書六藝七十子非不習而通也而夫子獨稱

顏子為好學顏子之所好果何學歟程子曰學以至乎聖人

之道也饒氏曰道者方法之謂言李以至乎聖人底方學之

道奈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語錄問儲精曰精

氣之精聚故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

智信語錄本體真是不雜入偽靜言其形既生矣外物

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懼愛惡

去欲輔氏曰心是活物故外物觸之情既熾昌志而益蕩其

性語錄性固不可鑿但人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

其心養其性而已然必先知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

焉語錄這一段緊要處只在先明諸心上明諸心知所往窮

行路。饒氏曰用功最緊要處在約其情使合於中約是工

夫中是準則四勿便是約底工夫夫禮便是中底準則能約其

情使合於中則心得其正而不蕩性得其養而不鑿。通曰

程子此段議論皆自周子太極圖說來天地儲精此精字即

是二五之精其本也真而靜真字即是無極之真特周子自

太極說來故先真而後精程子只自天地說起故先精而後

真儲字即是真字自古言性未嘗言五性圖說謂五行之生

也各一其性故此曰五性具焉圖說謂五性感動而善惡分

萬事出此則曰其中動而七情出焉蓋五性感動之後有善

有惡至於情既熾而益蕩則全失其本來之善矣圖說定之

以中正仁義而主靜聖人立人極之事也若顏子之非禮勿

視聽言動不遷怒貳過者則其好之篤而學之得其道也然

其未至於聖人者守之也非化之也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

矣今人乃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所以為學者不過記誦

文辭之間其亦異乎顏子之學矣饒氏曰不迂不貳皆是守

迂心無過可貳則化而無事於守矣

○子華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

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使為並

子華公西赤也使為去聲孔子使也輔氏曰或使於他邑或使

於外國不可知也大夫無

私交此必未為大夫時事又孔子將之荆先之以子路申之以冉有皆使之類也又如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大夫雖無私交若此類則無害也釜六斗四升庾十六斗秉十六斛

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

不繼富衣去聲乘肥馬衣輕裘言其富也急窮迫也周者補不足繼者續有餘

原思為之宰與之粟九百辭

原思孔子弟子名憲朱孔子為魯司寇時以思為宰粟宰之祿也九百不言其量去聲不可考趙氏曰司寇有采邑故以思為邑宰

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

毋禁止辭五家為鄰二十五家為里萬二千五百家為鄉五百家為黨言常祿不當辭有餘自可推之以周貧乏蓋鄰里鄉黨有相周之義○程子曰夫子之使字如子華子華之為去聲

下為夫子使去聲義也而冉有乃為之請聖人寬容不欲直拒人故與之少所以示不當與也請益而與之亦少所以示不當益也求未達而自與之多則已過矣故夫子非之蓋亦苟至之則夫子必自周之不待請矣原思為宰則有常祿思辭其多故又教以分諸鄰里之貧者蓋亦莫非義也張子曰於斯二者可見聖人之用財矣語錄此見得聖人於小處也區處。馮氏曰子華之使原思之宰非必同一時也記者以其辭受可互相發明故係於此。先師曰一義字可斷其此章弟子為師使義也自富而請粟請益非義也不繼富而與之少亦義也宰常祿當與義也有餘以周鄉鄰亦義也夫子於赤非吝於思非奢辭受取子推視義之當否亦冉求為請自多與以為惠原憲甘貧辭常祿以為為廉皆察義未精故也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犁利之反驛息聲

犁雜文騂赤色周人尚赤牲用騂角角周正完全中去聲犧牲也永嘉陳氏曰以其角中程度也祭天地之用用以祭也山也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禮稷之牛角尺

川山川之神也言人雖不用神必不舍也仲弓父賤而行言去
惡此語本疏文家語亦故夫子以此譬之言父之惡不能廢
其子之善如仲弓之賢自當見用於世也然此論仲弓云爾
非與仲弓言也或問程子欲去曰字蓋嫌對其子而斥其父
止乃淵死後之言亦以謂范氏曰以瞽叟為父而有舜以
鯀為父而有禹古之聖賢不係於世類尚矣子能改父之過
變惡以為美則可謂孝矣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
矣
三月言其父語錄三月只是言其父尔非謂三月後必違也
日不見如三月兮夫子問韶仁者心之德心不違仁者無私
欲而有其德也日月至焉者或日一至焉或月一至焉能造
其域造仁之域如而不能久也趙氏曰三月姑借以言

暫○程子曰三月天道小變之節三月天時一言其父也過
此則聖人矣不違仁只是無纖毫私欲少有私欲便是不仁
尹氏曰此顏子於聖人未達一間者也其間不能以寸此語
本揚子問神篇顏淵亦若聖人則渾然無間斷矣
心於仲尼矣未達一間尔若聖人則渾然無間斷矣
徒玩反後凡言間斷音同語錄顏子猶不能無違於三月
之後不是三月後一向差去但只於道理久後略斷一斷便
接續去若無這些子間斷便是聖人所以與聖人未達一間
者以此猶鏡仁猶鏡之明或為塵垢蔽而不明塵垢一去則明
謂心猶鏡仁猶鏡之明或為塵垢蔽而不明塵垢一去則明
是也日月至焉者私欲間斷之時多天理純全之時少顏子
克去己私為仁漸熟故能三月之久心不違仁然猶未免三
月之後或至於違仁也使過此而能渾然無間斷則與聖人
已者一矣張子曰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內
外賓主之辨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過此幾平非在我
者或問三月不違者仁在內而我為主也日月至焉者仁在
外而問我為客也誠知辨此則不安於客而求為主於內必
矣語錄三月不違者心常在內雖間或有出時然終是在外不穩
便三月不違者心常在內雖間或有出時然終是在外不穩
外雖間或有入時然終是在內不安纔入即便出蓋心安於

外所以為賓。問過此我非在我者曰這只說循循勉勉便
自得所謂欲罷不能如三月不違則心為主在仁之內如身為
主而在宅之內也。陳氏曰張子內外實主之辨蓋起於夫子至
外而為賓知內外實主之辨常在理內而為主不逐人欲於
實勢日強其進自足目俱到者不能到此如車輪運轉自然不
吾力所能與此進即日無疆地位也。未嘉陳氏曰提出張
子此語正欲大者於此猛省若為客乍入復出則為二家
初說見或問後說見語錄先師嘗論此以後說為優比溪謂
內外實主之辨起於夫子至之一辭的如此所謂至焉者
至於仁也勉齋仁宅之說尤精到以此觀之或問初說也語
錄乃後來定說也故今編存或問之說于前而列語錄及黃
陳之說在後俾觀者即見
優劣一遵先師之意云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
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
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
從政謂為大夫胡氏曰由求為季氏宰父矣此問從政謂可
使為大夫否也蓋宰有家事而已大夫則與

聞國政也然康子卒不能與三子果有決斷都玩達通事理
同升諸公此魯之所以不競也
藝多才果也由也求也藝多不能救伐顧史不能止是不
不肯為季氏聚斂為衛輒死難○程子曰季康子問三子之
才可以從政乎夫子答以各有所長非惟三子人各有所長

能取其長皆可用也吳氏曰善用人者如醫之用藥雖烏喙
然則其先問由賜也意故在求而假之以發端爾
○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閔子騫曰善為我辭焉如有
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費音秘為去聲復
扶又反汶音問

閔子騫孔子弟子名損魯費季氏邑汶水名在齊南魯北竟
同境上閔子不欲臣季氏令平使去聲者善為己辭言若再來
召我則當去之齊始言善為我辭辭之之意甚決真有德行審於進
退也○程子曰仲尼之門能不仕大夫之家者閔子曾子數
人而已張氏曰門人記閔子此事於問謝氏曰學者能少知
由賜求之後其相去可見矣

內外之分皆可以樂洛道而忘人之勢况閔子得聖人爲之
依歸彼其視季氏不義之富貴不啻大彘又從而臣之豈其
心哉語錄謝氏說得麓若不近聖賢氣象也可以警那在聖
人則有不然者蓋居亂邦見惡人在聖人則可自聖人以下
剛則必取禍謂子柔則必取辱謂冉閔子豈不能早見而豫
待之乎如由也不得其死求也爲去聲季氏附益夫扶音豈其本
心哉蓋既無先見之知去聲未仕時又無克亂之才既仕故也然
則閔子其賢乎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
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扶夫音

伯牛孔子弟子姓冉名耕魯有疾先儒以爲癩音也或問伯
其信否則不可知耳牖南牖也禮病者居北牖下君視之則遷
於南牖下使君得以南面視己見胡氏曰此說
通證喪大記疾

掃君大夫徹縣音玄士去琴瑟寢東首於北牖下疏曰病者
雖恒在北牖下若君來視之時則暫時移向南牖下東首令
君得南面而視之

時伯牛家以此禮尊孔子孔子不敢當故不入其
室而自牖執其手蓋與之求訣也輔氏曰不入其室避過奉

有之是乃天之所命也然則非其不能謹疾而有以致之亦
可見矣或問命者何也曰有生之初氣稟有一定而不可易

疾又無憾而止於是則曰命而已若夫蓋其脩身盡道謹
非天命之正矣侯氏曰師聖何東人伯牛以德行去聲稱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

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食音嗣
簞竹器食飯也瓢瓠也顏子之貧如此而處上之泰然不
以害其樂故夫子再言賢哉回也以深嘆美之○程子曰顏

子之樂非樂簞瓢陋巷也不以貧窶累其心而改其所樂也故夫子稱其賢語錄顏子曾中自有樂故貧中而亦不底做又曰簞瓢陋巷非可樂蓋自有其樂爾其字當玩味自
有深意語錄自有其樂自字對簞瓢陋又曰昔受學於周茂
叔每令平聲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語錄問顏子不改其
只一般否曰雖同此樂然顏子方能免得改此樂未嘗有
到聖人則自然聖人是自然顏子方能免得改此樂未嘗有
一點不相似只爭些子陳氏曰孔顏曾次如光風霽月全無
樂即是道也若但以孔顏之樂其心廣體胖無入而不自得所
事則將有暇必令二程尋孔顏所樂何事遺書鮮于侁問
悟所以謙必令二程尋孔顏所樂何事遺書鮮于侁問
顏子何以不改其樂伊川曰君謂其樂何事何也曰樂道而
謂顏子之無少私欲天理渾然是以日用動靜之間從容
自得而無適不樂不待以道為可樂而後樂也語錄謂非
以道為樂到底所樂只是道蓋非道與我為二物但熟後便
以道為可樂而樂之則身與道為二非所謂樂之者也愚
按程子之言引而不發蓋欲學者深思而自得之今亦不敢

妄為之說學者但當從事於博文約禮之誨以至於欲罷不
能而竭其才則庶乎有以得之矣通曰欲問顏子所樂何事
真氏曰顏子工夫全在博文約禮上博文者言於天下之理
無不窮究而用功之廣也文者言事物皆有自然之條理也
博不窮也如伊川論格物自一身性情之物皆有自然之條理也
無不講究是也約禮者言此身檢束其理與一草一木之理
無不聽言動必由乎禮常置此身於規矩準繩之中而無一毫
逸縱之意是也乎內外精粗二者並進則此心此身皆與理
為一體從容涵泳於天理之中雖簞瓢陋巷不見其為貧萬鍾
九鼎不知其為富此天理之樂也程子全不露其為欲字
自思而得之朱子恐人無下手處特說出博文約禮四字令
學者從此用力真積力久自然有得至於欲罷不能之地則
顏子之樂所以庶幾矣饒氏曰博文約禮是仲尼之所
以教顏子之樂所以庶幾矣饒氏曰博文約禮是仲尼之所
道而廢今女畫說音悅
力不足者欲進而不能輔氏曰心欲進而畫者能進而不欲
有所不進而心謂之畫者如畫地以自限也張氏曰廢如行半
非人止之自畫胡氏曰夫子稱顏回不改其樂冉求聞之
而肯前耳

故有是言然使求說夫子之道誠如口之說芻豢音則必將盡力以求之何患力之不足哉畫而不進則目退而已矣此冉求之所以局於藝也饒氏曰冉求未嘗用力便說力不足此是畫處先師曰語首章集註云說之深而不已焉耳說不貴乎深說苟深必欲罷不能豈有自畫之患畫而不進說之充拓其弊原於畫以自限而不能

○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

儒學者之稱程子曰君子儒為去声小人儒為人。謝氏曰君子小人之分義與利之間而已然所謂利者豈必殖貨財之謂以私戚公適已自便凡可以害天理者皆利也子夏文學雖有餘然意其遠者大者或昧焉故夫子語誦之以此語錄聖人為萬世立言豈專為子夏說此處正要見得義利分明人多於此含糊去了不分界限今自己會讀書看義理便分君子小人豈謂子夏決不如此。饒氏曰此是就儒身說子夏初年時耳至具言切問近思先傳後倦則大不同矣

○子游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徒音甘反

武城魯下邑澹臺姓滅明名字子羽徑路之小而捷者公事

如飲射讀法之類語錄焉爾乎三字是語助聖人之言寬緩邑也飲謂鄉飲酒周禮鄉大夫賓賢能飲國中賢者能者州長君射黨正蜡祭皆行鄉飲酒禮射謂鄉射周禮鄉大夫以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典舞州長春秋以禮會民皆行鄉射禮讀法則州長於正月之吉黨正於四時孟月吉日族師於月吉間胥於既比皆行讀法禮以是知為邑宰者亦然也其他則凡涉乎公家者皆是也不由徑則動必以正而無見小欲速之意可知非公事不見邑宰則其有以自守而無枉已徇人之私可見矣胡氏曰動非但於行路而已有以自守則非但不私謂而已故又○楊氏曰為政以人才為先故孔子以得人為問如滅明者觀其二事之小而其正大之情可見矣後世有不由徑者人必以為迂不至其室人必以為簡非孔氏之徒其孰能知而取之

語錄問為政以人才為先如子游為武城宰縱得人將焉用
之曰古者士人為吏更為政而得人講論此亦為政之助。
懷也。德地開廣故取得這般人。愚謂持身以滅明為法則
無苟賤之羞取人以子游為法則無邪媚之感。饒氏曰持身
為羞則在己。徇人無所不至。取人者苟為邪媚所惑則賢否
邪正皆不復能辨矣。通曰苟賤之羞邪媚之感八字與正
大之情四字相反。然非子游自持身正。大者未必取人如滅明之正大也。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毀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殺去聲

孟之反魯大夫名側。胡氏曰反即莊周所稱孟子反者是也。
或問莊子所謂孟子反蓋聞老氏懦弱謙下之風而悅之者也。伐誇功也。奔敗走也。軍後曰
殺。丁練策鞭也。戰敗而還旋。以後為功。反奔而毀。故以此言
自揜與掩其功也。事在哀公十一年。左傳哀公十一年齊國
帥右師冉求帥左師師及齊師戰于郊右師奔我孟孺子儀
之側後入以為毀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語錄這便是
克伐怨欲不行與顏子無伐善底意思相似。陳氏曰馬駕
車之馬也。古乘車不跨馬。張氏曰奔而為毀固已難能及

將入門是國人屬耳目時也。反非惟不自有其功又自揜其
功深自抑揜如此故聖人有取焉。為李之害於伐居多。聖人
取之以教。○謝氏曰人能操平無欲上上之心則人欲日消
天理日明而凡可以矜己誇人者皆無足道矣。然不知學者
欲上上之心無時而忘也。若孟之反可以為法矣。左傳桓公
不欲多上人。說只要去得私欲孟之反便是私欲聖人四方八面
提起向人說。饒氏曰人所以矜伐只為好勝之心。藏了天理
便可為法。饒氏曰人所以矜伐只為好勝之心。藏了天理
有些小功能自視不勝其大容着不得只管矜伐若能捺伏
此心則私意消天理明便是有莫大功業亦只說得如一點痛切
何足矜伐哉。上蔡平時用力去箇矜字所以說得如此痛切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
世矣。鮀徒反

祝宗廟之官鮀衛大夫字子魚有口才朝宋公子有美色言
衰世好去諛悅色非此難免蓋傷之也。語錄問謝氏疑而字
說謂無鮀之巧言與朝之美色難免於今必見憎疾也。饒
氏曰世教明則人知善之可好而不好諛知德之可悅而不
悅色矣。齊氏曰世衰尚巧言雖有令色如朝亦不必佞而後
免於世蓋深嘆之也。先師曰自上蔡疑而字為不必佞而後

氏亦因而字而為此說
與集註小異姑存之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言人不能出不由戶何故乃不由此道邪怪而歎之之辭
曰莫不肯也。饒氏曰何字中有深意。洪氏曰人知出必由戶而不知行必

由道非道遠人人自遠爾。真氏曰舊說謂人之不能不由道

為善惡皆可以為道矣此嘆也。如舊說則凡人所行不問是

必由道欲人之行不可不道也。先師曰由戶而行不問是

夫道若大路然人病不求之意相以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野野人言鄙略也。史掌文書多聞習事而誠或不足也。輔氏

如周官太史小史之屬太史掌邦之六典小史掌邦國之志

所謂多聞也。太史小史皆掌喪祭賓客會同朝覲軍旅之事

世衰道微習於外者多遺其內故多聞習事之史或有誠實

不足者下一或彬彬猶班班物相雜而適均之貌言學者當

字其義備矣

損有餘補不足至於成德則不期然而然矣。先師曰先有質

以文其質也。文得其中方與質稱。文不及則為野文太過則

為史。故文可損益而質無損益。季者損史之有餘補野之不

足。使文質相稱則有彬彬之氣象矣。集註分季者與成德而

言蓋始焉損有餘補不足乃勉而為之。到成德之境則自然

而後文質始相稱也。楊氏曰文質不可以相勝然質之勝

文猶之甘可以受和。去白可以受采也。文勝而至於滅質則

其本亡矣。雖有文將安施乎。然則與其史也。寧野。猶近本史

則徇末矣。趙氏曰楊說雖非本章正意亦足明二者之輕重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程子曰生理本直罔不直也而亦生者幸而免耳。語錄上始

生之多應是死。到得是不死幸然如此耳。凡人生被入折了便不

如論中見得自有細細不可說。這說是不直其細推至一箇深底

不實惡惡不粗惡惡真好善不。如好好色也是不直。只是別求一

樣深遠之說也。張氏曰天理本直在人則順其性而不違

所謂直也。直者生之道。循理而行雖命之所遭有不齊焉而

智為遠驟語以上則將妄意躡等非徒無益而反有害矣。○
籛氏曰中則亦漸可以語上矣。○先師曰道無精粗教有
等下級賢之近上者可教以精深之凡下者且當教之以淺
而已就若且語之則無入精深之漸終為凡下之歸
而巳就若且語之則無入精深之漸終為凡下之歸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
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知遠皆去聲

民亦人也獲謂得也專用力於人道之所宜而不惑於鬼神
之不可知知者之事也語錄常人之所謂知知多求人所不知
○或問所謂鬼神非祀典之正何所以使人敬之以爲祀典之
正又何所以使人遠之曰聖人所謂鬼神無不正也曰遠者以
其處幽故嚴之而不瀆耳若其非正則聖人豈復謂之鬼神
哉在上則明禮以正之在下則守義以絕之固不使人敬而
遠之然亦不使人褻而慢之也。○饒氏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
此而專禱鬼神以求福不知也為善去惡人宜道所宜也務
而專媚神以求福不知也為善去惡人宜道所宜也務
其事之所得仁者之心也此必因樊遲之
失而告之不計其功正謂此也然正義未嘗不利明道豈必

無功但不先以功利為心耳樊遲蓋有先獲之病故夫子既
告以此又先以事後得告之警之至矣。○語錄問知之事仁
說事也從心裏做出來然仁字說較近裏知字說較近外

○程子曰人多信鬼神惑也而不信者又不能敬能敬能遠
可謂知矣輔氏曰能敬則知人與鬼神一而二之不可廢是可不謂之

知又曰先難克己也以所難為先而不計所獲仁也語錄問
乎則安得有己私而更須克己耶曰仁者雖已無私然安敢自
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語意正如此仁者雖已無私然安敢自
謂已無私乎。○克己便是克去私心若又計其私然安敢自
不但言克己輔氏謂克己是於所難之中呂氏曰當務為急
又率其甚者言之而求仁之功莫先焉
不求所難知力行所知不憚所難為文集本欲只用呂氏說
別下語又借其語非他說可及故存之於後。○通曰集註言
知者二字先字最要務民之義一曰務字最重仁者之心便見先
難二字之所宜為鬼神在幽隱之間當務其先者心之所當急。○義
隱之間知者一事也仁者之心純乎天理不可
有為而為之一有所為而為則非仁者之心矣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

者壽

知去声樂上一二字並
五教反下一字音各

樂喜好也。知者達於事理而周流無滯，有似於水。故樂水
仁者安於義理而厚重不遷，有似於山。故樂山。動靜以體言，
輔之曰此。非體字乃形容仁。樂壽以效言也。動而不括，故樂而
無結。括之患也。闕下註括結也。動而靜而有常，故壽。語錄此不
而各隨其材。有體而言。如顏子之徒，是仁者。子貢之徒，是
知者。是說天有寂然不動，為靜。此言仁者二字，氣象自
亦靜。謂無人欲之紛擾，而安於天理之自然。耳。若謂中未嘗不
動，為主。則知者亦豈動而不靜乎。知者動意，思常多，故以
靜也。而安重不遷，故主於靜。故知仁動靜是體，發育之意是
如也。而安重不遷，故主於靜。故知仁動靜是體，發育之意是
免。此亦是有死之理。通曰：集註事理義理四字，理一而已。
故曰：義理事無定用，含動意。義有定則含靜意。○程子曰：非
體仁知之深者，不能如此形容之。做骨子。仁謂人在那仁裏

以身體之如君子也。仁之體顏子仁者，也曾點知者也。夫子
則體仁知之深者也。先師曰：夫子以知者仁也。仁者分言，程子
然兼全仁中有知，知中有仁。動而無動，靜而無靜，固得其壽
亦樂其天。豈偏於知與偏於仁者各得其一端而已哉。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孔子之時，齊俗急功利，喜夸詐，乃霸政之餘習。魯則重禮教，
崇信義，猶有先王之遺風焉。饒氏曰：俗由於政，桓公富國強
其俗，喜夸詐，魯周公之後，周禮盡在其重禮法。可但人亡政
息，不能無廢墜耳。道則先王之道也。言二國之政俗有美惡，
故其變而之道有難易。孟子去聲。通曰：先儒云：王伯之辨，莫如
嚴矣。道王道也。當孔子之時，齊有伯政之餘習，變而之王道，
一變後，可至於王道。集註謂政俗有美惡，美者先王之遺風，
之遺風，惡者伯政之餘習。即此可見尊王賤伯之意。○程子
曰：夫子之時，齊彊魯弱，孰不以爲齊勝魯也。然魯猶存周公
之法制，齊由桓公之霸，爲從簡尚功之治。去太公之遺法，變

易盡矣故一變乃能至魯魯則修舉廢墜而已一變則至於先王之道也愚謂二國之俗惟夫子為能變之而不得試然因其言以考之則其施為緩急之序亦略可見矣語錄齊魯已自不同太公已自與周公別到桓公管仲出來又不能守齊之初政全變易了一向盡在功利上魯却只是放倒了而先世遺意尚存如哀公用田賦見哀十二年猶使人問孔子若他以賦為是更何暇問惟知得前年底是所以來問若桓公管仲却無這意思自道他底是了向做去不顧問若緩急之序曰如齊功利之習便欲行王化魯之不振若不與整頓而却理會功利之習便是失緩急之序。先師曰魯有易變之資聖人有能變之道亦嘗用於魯矣而道終不得行所以深可為魯惜也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觚音

觚稜也或曰酒器馮氏曰觚酒器一升曰爵二升曰觚觚物觚之有稜者也洪慶善曰古者獻以爵而觚以觚此夫子因獻或曰木簡馮氏曰顏師古曰孝書之觚觚之際有所感也或曰木簡馮氏曰顏師古曰孝書之觚觚之木簡見於漢急就章則謂為簡萬者秦漢以後之林非觚今文從觚皆器之有稜者也如酒器便如今花瓶中

間有八角者木簡似界方而六面即漢所謂掾不觚者蓋當觚之士者也古人所以恣地方時緣是頓得不觚者蓋當時失其制而不為稜也觚哉觚哉言不得為觚也○程子曰

觚而失其形制則非觚也正舉一器而天下之物莫不皆然此下及范說皆是推廣夫子言外餘意故君而失其君之道則為不君臣而失其臣之職則為虛位范氏曰人而不仁則非人國而不治去則不國矣張氏曰物必有則苟失其則實已非矣其得

○宰我問曰仁者雖生且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劉聘君曰聘君名勉之字致中號草堂建安人文公婦翁有仁之仁當作人今從之從謂隨之於井而救之也宰我信道不篤而憂為仁之蹈害故有此問逝謂使之往救陷謂陷之於井欺謂誑反之以理之所有罔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蓋身在井上乃可以救井中之人若從之於井則不復反扶能救之矣此理甚明人所

於約而非博亦不能遽反於約二者合而後備乃互相發也
先師曰博文約禮以講明對踐履言博學將以反說約專
以講明言耳合而觀之必先能如孟
子之說而後可進於孔子之說也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不者天厭之
天厭之說音悅否

南子子姓衛靈公之夫人有淫行去聲孔子至衛南子請見孔
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馮氏曰四方之君子至衛南子使人謂孔子

弟者必見惟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再拜環珮璆然子而見之
為不見見之禮答焉史之所記如此齊氏曰南子嘗以車
聲麟二止而復作知其為蘧伯玉之賢况於孔子乎其欲見
德之也兼彛好蓋古者仕於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禮或問見其
有郊迎執幣無所見穀梁子以為大夫然不見其夫人而何休獨
其夫人疑亦父矣不廢夫而靈公南子特幸之耳通證春秋莊公
八月丁丑夫大夫姜氏婦禮小君至大夫執幣以見莊公欲奢
宗婦同贊俱見夫而子路以夫子見此淫亂之人為辱故不

悅矢誓也或問矢誓聲相近盤庚所謂矢所誓辭也如云所

不與崔慶者之類通證左傳襄公二十五年齊崔杼弑莊公

於大音秦宮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唯忠
於君利社稷是與有如上帝乃敬盟書云所不與崔慶者有
抄答易其辭因自歎子否謂不合於禮不由其道也饒氏曰

王之物當然之理下厭棄絕也聖人道大德全無不可其見
惡人固謂在我有可見之禮則彼之不善我何與預焉然此

豈子路所能測哉故重言以誓之欲其姑信此而深思以
得之也饒氏曰子路氣麓見偏卒未易固巽言則不入故與

人非禮不可得已故小人之欲見君子必依乎禮則君子雖欲
焉而不可得已故小人之欲見君子必依乎禮則君子雖欲
日聖人之道大德宏可以轉亂為治化惡為善故孔子於南子
不自入亂邦終身不仕蓋以此爾子路不悅者蓋以已之力量
觀聖人也

○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鮮上聲

中者無過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至極也鮮少也言民少此

德今已久矣輔氏曰集註初本併不偏不倚言中後去之蓋

發中一名而含二義之說若孔子之教只是即事以明理故

集註直以無過不及言中又况已有程子不偏之說於後乎

○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

天下之定理文集不偏者明道體之自然即無所倚著之意

不易但不可易若平常則日用平常者便是則自世教衰

民不興於行去聲少有此德久矣饒氏曰此章與中庸之文大

字以中庸之德言也中庸無之為德也四字以中庸之道言

也言則有能知與不能知能行與不能行故中庸下句無能字以

道言則有能知與不能知能行與不能行故中庸下句無能字以

庸言民鮮能此道是以此德是以此教之喪民不興行而然中

庸言民鮮能此道是以此德是以此教之喪民不興行而然中

庸言民鮮能此道是以此德是以此教之喪民不興行而然中

庸言民鮮能此道是以此德是以此教之喪民不興行而然中

庸言民鮮能此道是以此德是以此教之喪民不興行而然中

庸言民鮮能此道是以此德是以此教之喪民不興行而然中

庸言民鮮能此道是以此德是以此教之喪民不興行而然中

庸言民鮮能此道是以此德是以此教之喪民不興行而然中

庸言民鮮能此道是以此德是以此教之喪民不興行而然中

庸言民鮮能此道是以此德是以此教之喪民不興行而然中

庸言民鮮能此道是以此德是以此教之喪民不興行而然中

庸言民鮮能此道是以此德是以此教之喪民不興行而然中

庸言民鮮能此道是以此德是以此教之喪民不興行而然中

庸言民鮮能此道是以此德是以此教之喪民不興行而然中

庸言民鮮能此道是以此德是以此教之喪民不興行而然中

庸言民鮮能此道是以此德是以此教之喪民不興行而然中

庸言民鮮能此道是以此德是以此教之喪民不興行而然中

庸言民鮮能此道是以此德是以此教之喪民不興行而然中

庸言民鮮能此道是以此德是以此教之喪民不興行而然中

庸言民鮮能此道是以此德是以此教之喪民不興行而然中

庸言民鮮能此道是以此德是以此教之喪民不興行而然中

庸言民鮮能此道是以此德是以此教之喪民不興行而然中

庸言民鮮能此道是以此德是以此教之喪民不興行而然中

庸言民鮮能此道是以此德是以此教之喪民不興行而然中

庸言民鮮能此道是以此德是以此教之喪民不興行而然中

庸言民鮮能此道是以此德是以此教之喪民不興行而然中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施去聲

博廣也我之施恩澤而濟眾自眾人之被吾恩澤者而言

則造反到其極之名也

也是仁全體之仁也是仁仁字直聖字橫。仁以道理言是

是行仁到極處不是仁仁是仁上更理聖便是

乎字已意病心有所不足也言此何止於仁必也聖人能之

乎則雖堯舜之聖其心猶有所不足於此也

而愈遠矣

無窮而仁者之事則有限自是無可了之理。博施濟眾此

之病此非言堯舜不能盡仁蓋勢有所不能耳。或問必聖

蓋以起下文堯舜猶病之意猶必也射乎而後言射之有爭也

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扶夫音

以己及人仁者之心也於此觀之可以見天理之周流而無

問去矣狀仁之體莫切於此語錄立字達字之義皆兼內外
立如行要到便是達如身要成立亦是立事皆然若必以博施而後為仁則終身有不得通達亦是達
必博施而後為仁必以博施而後為仁則終身有不得通達亦是達
做仁不得欲立欲達即絜矩之義子貢所問只就事上說
却不就心上說夫子所以
就心上指仁之本体告之以

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譬喻也方術也近取諸身以己所欲譬之他人知其所欲亦
猶是也然後推其所欲以及於人則恕之事而仁之術也於
此勉焉則有以勝其人欲之私而全其天理之公矣語錄夫
說夫仁者則是言仁之道如此可謂仁之方也此章是言求仁當
如此夫仁者則與可謂仁之方也此章是言求仁當
說即仁之功用人不待推以譬之體後而後說仁之方也或問凡已之
欲於人知其師亦必欲此而後施之者恕也此其從容勉強固
不同矣先師曰博施濟眾聖人之所難能也此其從容勉強固
安行此仁者未易能也聖人所難能者為仁愈難而愈遠夫子教其
以孝者所可能進程子曰醫書以手足痿痺為不仁危反
求仁切近而可進

痺濕病痺音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

已也認得為己何所不至得仁者之心視人物即己身也體認

貫通何所往若不屬己自與己不相干為反言之若視人物

自不如手足之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己雖是己身然其氣

手足亦自矣故博施濟眾乃聖人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止曰已

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欲

令平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黃氏曰或以為痿痺者不識

仁曰手足不齊言乎曰所謂仁者當於氣已不貫上求之齊

物一身與手足一體也外邪間之故與氣不相貫已與天地萬

物一體也人欲問之故與心不相貫通身與手足之間者醫

聖人示方通我與天地萬物之間者聖人亦必有方然則知者

作三段聽是如問之方也語錄問程子必有一方然則知者

下分兩截看推仁者之心如又曰論語言堯舜其猶病諸者

此故求仁之術必如此也夫扶博施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必五十

二已一見憲問篇脩夫扶博施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必五十

乃衣去声帛七十乃食肉聖人之心非不欲少去声者亦衣帛
食肉也顧其養有所不贍時豐爾贍足此病其施之不博也
濟衆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治不過九州聖人非不欲四海
之外亦兼濟也顧其治有所不及爾此病其濟之不衆也推
此以求脩己以安百姓則爲病可知苟以吾治去声已足則便
不是聖人仁之功用無窮聖人之呂氏曰子貢有志於仁徒
事高遠謂博施未知其方孔子教以於己取之庶近而可入
呂說欠就取譬是乃爲仁之方雖博施濟衆亦由此進語錄
上說怨字分曉人達人即子貢所謂欲無加諸人仁之事也博施濟衆之問與無
之方即孔子所謂勿施於人怨之事也博施濟衆之問與無
加諸人之說其先後不可考疑却因能近取
譬之言用力有功而後有無加諸人之說也

論語卷之六

